

卷一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三

長洲陳奐學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疏文王受命武王

定天下成王告大平宣王封諸侯至若召穆衛武仍凡之刺厲刺幽皆是直陳王事而與小雅之主文譎諫者異矣關雎序云政有大雅焉小雅大雅者猶之諸侯之事繫召南天子之事繫周南爾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疏受命者受命為西伯也書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

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然則古說受命

皆謂受西伯七年之命而作周之興於焉始也遂以為天之命文王若受命之年稱王其說誣也詩作於成王周公時故以文王名篇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有周不顯帝命

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疏在上

對于天言故云在民上也於歎辭清廟亦云於歎辭也二傳為全詩於字為歎詞者發凡起例文選陸機赴洛道中詩注引韓詩章句鳴歎辭又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鳴歎聲於與鳴通辭當作詞昭見爾雅釋詁文見著見也大明傳云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周自大王徙岐故稱舊邦維猶乃也維新乃新也凡全詩中維與乃同義者放此傳云乃新在文王者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去

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宐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案此與小雅四牡毛傳義合則命之新當在受命六年中事也有周之有為語詞不顯之不為語助無實義而傳又詰顯為光也執競傳亦云顯光也大明思齊高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烈文執競之不顯不皆為語助有周不顯言周德之光明也帝天也文王受命於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十月之交豈曰不時傳時是也與此不時訓同而義別不是是也是是周也言帝命是周也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傳云升接天下接人以釋文王陟降句在帝左右即所謂升接天也天亦在民上故文王之下接人者本天之意而為之墨子明鬼下篇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歿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但解在帝左右句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傳亶亶勉也陳錫哉周侯文王孫

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

子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

〔疏〕門聲者聲之俗聲從分聲故隸變又作疊鼻驚之疊音
 年左傳夫小人之性釁於勇杜注釁動也動與勉義相
 近案文選束皙補亡詩注引毛詩傳重勉字為後人誤
 衍單字釋經雙字不重勉字也爾雅釋詁疊勉也此
 傳所本也玉篇且部疊聲猶微微也義本三家已止也
 令聞不已言善聲聞之悠久也墨子作問○宣十五年
 昭十年左傳皆引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周語芮良夫
 引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
 至于今詩作哉內外傳作載故傳以載詰哉也載見傳
 載始也哉為載載又為始此一義之申序云文王受命
 作周左傳云文王所以造周作造皆始也箋云哉始也
 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是也侯訓維語詞侯
 猶乃也下文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同傳訓侯為維維亦
 乃也爾雅維侯也侯乃也維謂之侯侯謂之乃侯謂之
 維維謂之乃其義一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
 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
 本者天子之世長子世為天子僖五年穀梁傳云天子
 世子世天下也本宗者一本之宗版傳云王者天下之
 大宗是也支莊六年左傳引詩作枝同支子者天子庶

子出封為諸侯諸侯之世長子亦世為諸侯為羣姓之
 大宗今文王既受命其後子孫能王天下於是武王為
 繼體長子百世不遷其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
 畢原酆郇十六國皆文王支子亦百世不遷本支百世
 謂本支皆百世也昭八年左傳云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傳云不世顯德乎者正言之不為語詞反言之則下
 加乎字以足其義此句例也士者世祿傳引孟子文以
 申釋經世字之義正義本士作仕五經異義公羊說春
 秋書尹氏崔氏為譏世卿世卿即大夫得世祿不得世
 之大夫皆不世位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
 父為大夫大夫之子得會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
 是卿大夫不世位而世祿有功德則亦世位許鄭皆從
 左氏說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趙注云賢者子孫必
 有土地又滕文公篇夫世祿固行之矣注云古者諸
 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
 子雖未任居官得世會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功
 也趙亦與左氏說同毛傳言世祿不言世位有大功德
 皆世無大功德則皆不世何以明之緇衣傳云有德君
 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是唯以德者世位此即王制所
 謂天子大夫不世爵之義又干旄傳云古者臣有大功

世其官邑官邑即是爵祿是唯有功者世爵祿此即王制所謂諸侯大夫不世爵祿之義此傳云不世顯德乎士者世祿也蓋有顯德必當世位世祿實兼世位故箋申之云凡周之士謂其世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位在位重其功也毛傳釋詩皆就有大功德者而言言故無世祿不世位之文說稍異而義實同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傳翼翼恭敬也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傳思辭也皇天楨榦也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傳濟濟多威儀也疏世之不顯言世有顯

也字今補言顯德之人其持道恭敬爾雅翼翼恭也郭注云恭敬與傳訓同○思發語之辭漢廣思辭也思語已之辭二傳為全詩思字發凡也辭皆當作詞正月傳皇君也皇者尊大之稱故皇謂之君又謂之天矣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言天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也史記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益往歸之大顛闕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繁露郊祭篇傳

日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案此王褒所謂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也楨榦釋詁文易文言傳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楨與貞通崇高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翰榦也文義相同濟濟是狀士有光輝之德故傳云多威儀也爾雅濟濟止也止容止也多威儀即容止之義成二年左傳云夫文王猶用眾是釋經多士之義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哉

天命有商孫子傳假固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眾也疏穆穆美爾

又釋詁云緝熙光也傳於光義未盡又益明義維清敬之箋及大學注竝云緝熙光明也禮記大學篇引詩而釋之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抑淑慎爾止傳止至也彼引大學文為說則知此敬止即敬至也言美哉穆穆然文王其德光明而又能敬至也於發聲昊天有成

命篇同。○假讀與固同。此假借也。廣雅賈固也。假賈固聲並近。假之讀為固。猶賈之讀為固矣。有語助。有商。商也。與上傳有周。周也。同例。詩蓋言天命之於商。孫子亦堅固也。下接言商之孫子。玄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下接言武丁。孫子句意正相同。箋讀有為有無之。有云。天為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似失語意。玩下經文。上帝既命。既字傳文。則見天命之無常。則字可見。麗讀為。麗此亦假借也。方言。麗數也。說文。玉篇。廣雅。同。王引之。釋詞云。不語詞。不億億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猶云。子孫千億耳。箋以為不徒億失之。趙岐。孟子注。誤與箋同。案。王說是也。商孫子之數。億可為眾矣。侯維也。孟子離婁篇。引詩而釋之。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孟子言仁。毛傳言盛德。一也。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眾。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

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

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傳蓋

進也。無念念也。疏靡無也。靡常無常也。商孫子服於周

就之惡。則去之。荀子天論篇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繫露堯舜。不擅

移湯武。不專殺篇云。言天之無常。子無常奪也。引詩竝

與傳義同。○傳以殷士為殷侯。謂殷諸侯也。文王為西

伯。殷諸侯自有來。助祭於周廟者。以見天命之無常。蓋

毛意以殷之未喪言之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膚美狼跋同生民傳敬疾也將事齊敬也與此敬訓疾
義同裸灌壘韻鬯即秬鬯也秬鬯圭瓚是文王九命作伯得
鹿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特牲文周禮小宰凡祭祀
贊裸將之事將訓行行灌鬯之事也京大釋詁文大明
皇矣公劉同于京言于是大也正義以京為京師失之
趙注孟子誤同○采叔玄衮及黼傳白與黑謂之黼與
此同也鄭注王制云冕服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般
未聞案此言黼正謂冕服章數之一古人重畫章特舉
刺章之一者畧耳詩於般言黼五經文字云夏言黼冕
黼黻皆黼刺於裳也說文無畧五經而兼引夏周之
經典相承隸省作畧傳釋畧為般冠而兼引夏周之
冠者般之畧夏后氏之收周人冕而祭白虎通義紉
夏后氏收而祭般人畧而祭周人冕而祭白虎通義紉
冕篇禮曰周冕而祭又曰般畧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
之冠也畧收與周冕並稱玉篇畧覆也般之冕也史
記裴駟集解引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據此則畧
收即夏般之冕矣畧收之制不可得而詳今以周冕言
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天子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公

九命衮冕九旒也上大夫七天子七大夫七士大夫七
七旒也下大夫五天子下大夫七大夫七士大夫七
三天子上士比公之孤希冕三旒也天子之巾士下士
與列國之卿大夫玄冕無旒白虎通義謂士爵弁無旒
是也大夫而冕有旒者若晉士會之有黻冕是也鄭注
弁師云天子衮衣之冕三游是唯天子玄冕有三旒矣有旒
冕五游玄衣之冕三游是唯天子玄冕有三旒矣有旒
曰冕無旒則曰弁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司服凡
弔事弁經服周禮載天子之服不著爵弁者弁即爵弁
也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純衣又襍記大夫
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者以爵弁有私喪之葛則
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亦弁經者以爵弁有私喪之葛則
天子以爵弁純衣純衣猶天子五冕皆玄衣也爵弁猶
儀禮士爵弁純衣純衣冠禮郊特牲所記三加爵弁之文
天子之玄冕也故士冠禮郊特牲所記三加爵弁之文
而云周弁般畧夏收周與夏般之冕並記之也檀弓下
周人弁而葬般人畧而葬亦周般之冠弁記之也周人
爵弁無旒則夏般之冕無旒可知也爵弁同玄冕五冕
又皆同玄冕雖有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三旒之冕特章
其體實與爵弁同制則知周之冕要從夏般之冕特章

大之唯士有爵弁所以存其古也說文云弁冕也夏曰
收殷曰尋周曰弁獨斷云周曰爵弁殷曰冕夏曰收何
注宣元年公羊傳云夏曰收殷曰尋周曰冕加旒曰冕
○蓋進釋詁文逸周書皇門篇朕蓋臣夫明爾德孔注
云蓋進也義與此同王王文王也臣殷諸侯也言文王進
殷臣而誥教之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
誥庶邦庶士是文王誥教之辭也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
國之祖對殷諸侯言故下章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是文王進爾庶國誥教之辭也無發聲無念爾祖念爾
祖也文二年左傳云詩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左釋詩亦以母為發聲
傳所本也母與無通昭二十三年傳引詩作無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

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已上也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傳駿大也疏爾爾庶國也爾雅律述也適述也古聿律

義唯此聿為述漢書東平思王傳及後漢書宦者呂強
傳引詩皆作述此聿述聲通之證述當讀如述所職之
述無念爾祖述修厥德言爾祖能述所職爾庶國亦當
念勤修爾祖之德也江漢云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
敬戎公用錫爾祉文義相同傳訓永為長與卷耳漢廣
常棣同箋云長猶常也訓言為我與葛覃泉水彤弓同
下武永言配命箋永長言我也正本此傳乃箋於此言
讀為言語之言不從傳矣云我長配天命而行者釋永
言配命句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者釋自求多福句
桓六年左傳鄭天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釋自求多福句
二自求多福仲尼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忠也竝與傳意合○喪凶師眾也書酒誥
云在筮般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
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
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多方云乃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皆謂帝
乙已上能配上帝此傳義所本也宜鑒于殷禮記作峻
引詩作儀監駿大釋詁文嵩高噫嘻長發同禮記作峻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過止義

善虞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傳

載事刑法孚信也疏爾躬者言無於爾躬止也釋文引

韓詩云過病也韓讀過為害與毛訓異意同宣昭明昭

也時邁臣工皆作明昭雖曰宣哲即明哲柔柔曰宣猶

即明猶鴻雁曰宣驕即明驕淇奧傳曰宣著即明著是

宣與明同義杜注僖二十七年左傳韋注晉語皆云宣

明也正義云義善釋詁文今爾雅作儀儀與義通問讀

為聞善問猶令聞也若令聞作令問之例虞度釋言文

度殷自天言度殷之未喪師者皆自天也度猶鑒也抑

傳詰虞為度度法度也與此異○載讀與事同禮記中

庸篇上天之載注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王應麟困學紀

聞以為是韓詩真謂毛訓載為事實包括生物之義漢

書楊雄傳上天之緯或從齊魯詩玉篇云緯事也載也

說文不錄緯字刑法釋詁文刑古型字思齊抑我將同

儀亦當訓善或毛所據詩本作義也善法文王言文王

之善法天也襄十三年左傳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言刑善也又昭六年傳引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服虔注云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

用其法故能為萬國所信也杜從服說不就法文王者

言也孚信釋詁文儀刑文王性與天合也萬邦作孚受

命作周也襄三十年左傳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

之謂也雜詁周公曰作周孚先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

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傳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疏明明察爾雅釋訓文常武傳亦云明明然察也生民

傳赫赫顯也重言之曰赫赫明明赫赫皆是形容文王

之德在上與在下對文下為天之下則上為天矣在與
於同義全詩放此○忱漢書貢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
漢書律曆志論繁露如天之為篇潛夫論十列篇皆作
謀說文引詩亦作謀蕩其命匪謀說文引詩作忱與今
本毛詩互異說文忱燕代東齊謂信忱也爾雅謀信也
忱謀說同韓詩外傳云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引詩天
難說斯不易惟王韓詩亦作說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
正義引鄭注書序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
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案呂覽當務篇與鄭
注同而殷本紀索隱又以啓紂異母其謂紂為殷之正
適則一也爾雅泱徹也挾泱同聲達徹同義韓詩外傳
云紂之為主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替悽之惡施
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
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
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
謂殷適使不俠四方韓義同疑謂乃位之字誤俠與挾
通字

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擊國任姓

仲中女也嬪婦京大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傳王季大

王之子女文王之父也疏傳文仲字各本皆作之唯宋本

外戚世家索隱引毛詩云擊仲氏任也擊國者周語咎擊疇

字為一句總釋經文擊仲氏任也擊國者周語咎擊疇

之國由大任是擊為國名也任姓者晉語黃帝之子二

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其一也傳以中

女釋仲氏燕燕仲氏任只傳仲戴嬪字然則仲為大任

字矣就未嫁言曰女以姓繫乎國則曰擊任猶春秋書

陳嬀歸于京師是也嬀歸于京師是也嬀歸于京師是也

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是也嬀歸于京師是也嬀歸于京師是也

擊仲任猶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嬀歸于京師是也

詩二十三

室之婦彼傳云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姜為大任之姑傳云嬪婦京大者即本思齊經義也王季文王之父傳又云大王之子者其意周家王迹實始大王耳箋云及與也大任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傳

回違也疏上章言擊仲氏任故知大任即仲任也身古傷字玉篇傷妊身也廣雅身傷也列女孽嬖

傳楚考李后頌知重而入遂得為嗣是重與身同義箋重謂懷孕也○文王傳云翼翼恭敬也繁露郊祭篇引

詩允懷多福聿與允皆語詞時邁傳云懷來也後漢書李賢注蔡邕傳文選呂向注晉紀總論引詩竝訓懷為

來回讀與違同不違不違德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引詩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釋之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左以

違釋回傳所本也
早鹿常武箋竝同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傳集就也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

洽之陽在渭之浹傳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浹厓

也疏節南山傳云監視也集就下也字今補小旻是用

命既集言天視於下其命既以此集就通用之證天監在下有

明德傳徒就文王之德也與此意正同○載識疊韻立

訓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初載即

祖識傳依國語解詩是謂文王之治岐也此章言文王

天命既集即承上弟三章事上帝受方國以合下弟五

章總言文王取大姒之事弟六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

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又覆述上文數章以

起天復命武王天下之事據按文義則文王之說遂以

也
引詩亦作郃
毛詩本作合
秦漢間乃製郃字
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

也○洽桓八年穀梁傳注水經河水注引詩作郃說文

爾雅妃合也配與妃通合妃轉相為訓皇矣傳云妃嬪

詩二十三

水旁耳酈注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城北
 有漢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
 又於城南側中有漢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漢
 水東流注于河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案洽水無攷酈
 善長即以郃陽漢水當之郃陽漢屬左馮翊魏仍漢縣
 縣北郃南皆有漢水此謂郃陽縣名之地也詩言洽陽
 非即郃陽縣故地蓋水以北為陽洽陽洽水之北是商
 莘國在洽水北不在洽水南漢高帝為劉仲築城於郃
 陽縣之東北為郃陽侯漢初稱或不誤矣渭亦莘國之
 水名莘國雖東濱大河亦在渭水之北故下文云親迎
 于渭也涘厓葛
 藟蒹葭傳同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傳嘉美也倪
磬也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
渭傳言賢聖之配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傳言受命之
 宐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

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疏嘉美爾雅釋詁文嘉

大邦莘國子女子也言文王擇此美配是大邦子也白

虎通義嫁娶篇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太國之女禮儀備

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明王者必娶大國也倪磬磬當作磬初學記中宮部引

傳正作磬可證釋文引韓詩作磬天之妹云磬誓也磬

亦當作磬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巨地稱皇磬天作主

磬天即用韓詩也倪磬雙聲訓倪為磬與訓磬為誓義
 本相因說文云倪誓諭也本韓以申毛耳君子偕老胡
 然而天也傳云尊之如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
 傳以文為文德定止也祥善釋詁文止善盛德止善也
 謂大姒之賢箋謂文為文王定祥為納幣與白虎通義
 人君無父母自定娶者亦引此詩其說合當是三家詩
 義亦然亦可證親迎大姒在王季既歿文王躬迎大姒必至
 于渭也傳云言賢聖之配也者以釋經親迎之義賢謂
 大姒聖為文王親迎者重昏禮也正義云異義公羊說
 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
 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

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
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
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之後以爲天
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
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案異義所引公羊說
娶皆親迎此乃嚴顏舊說至何邵公作公羊注仍從左
氏說天子不親迎鄭駁是也白虎通義亦言天子當親
迎與鄭駁同左疏云文王之迎大妣身爲公子迎在殷
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不知文王取大妣已往即位
之年詩以文王所行事定爲周制故下傳云天子造舟
造舟爲天子制則親迎當爲天子禮毛傳亦與鄭駁同
蓋關雎淑女思齊寡妻皆謂大妣之配文王周家王業
實始基此夫婦造端敢不兢兢迨春秋時王變禮桓八
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于是
夫婦之道缺而妃匹之變輕矣故天子親迎宜以文王
爲後世法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云言受命之宜王
基乃始于是也者關雎序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此其義也天子造舟以下皆爾雅釋水文

宣十二年公羊注及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合今本爾雅
多庶人藥洎句疑衍文也天子造舟者方言船謂之
浮梁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引方言作造舟說文造古文
作船爾雅郭注云比船爲橋李注云比其舟而渡曰造
舟孫注云造舟比舟爲梁也說文橋水梁也梁水橋也
周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十一月與梁成皆即今
之水橋天子造舟爲梁者謂以比次其舟如水橋制也
諸侯維舟者李注云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孫注云
維舟連四舟也郭注云同大夫方舟者李注云併兩船曰
方舟郭注同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作汭
航方舟也从方亢聲方言舟謂之橫郭注揚州人呼
渡津舫爲橫荊州人呼杭案杭即航橫集韻十二庚又
作橫竝與方同部皆謂兩船相併也齊語方舟設汭章
注云方併也漢廣傳及邨谷風箋皆云方舟曰特舟不顯
則方亦可稱汭也文王當殷時造舟迎大妣以顯禮之
顯也炎光輝也文王當殷時造舟迎大妣以顯禮之
輝後世遂爲周天子乘舟之法度至
春秋秦用造舟乃周禮之末失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傳

續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能行大任之德焉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傳篤厚右助燮和也疏大京

也于周于京於周為大也上于訓於下于訓為不同義
白虎通義號篇三正篇引詩釋之云此言文王改號為
周易邑為京也續繼七月同思齊大姒嗣徽音繼即嗣
也女在父母家之稱維猶有也續女維莘言能繼行大
任之德者其女有莘也傳云莘大姒國者說文無莘字
潛夫論志氏姓篇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
有辛氏蓋其字作辛或從古也水經注河水逕郟陽城
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郟
陽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為大姒之國方輿紀要云古
莘城在郟陽縣南二十里疑縣南當作縣北云長子長
女也者大姒為莘國之長女也古者適室所生之子嫁
為諸侯夫人若周武王元女配陳胡公滿是也大姒莘
國之長女故曰長子尊貴之稱也行當讀如維德之行
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為說禮記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然

以此數推之文王十五生武王當武王即位已有八十
二歲武王即位十有三年方始克殷管子小問篇云武
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漢書律曆志亦云克殷後七歲
而崩唯逸周書明堂篇作六年則知武王九十三之說
既不足信即文王十五而生之說亦無足據蓋小大戴
記間載禘說耳近儒舉尚書逸周書語為說確有根據
尚書無逸篇周公告成王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
五十年此文王享國之年數也又逸周書度邑篇武王
克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末生至于今六十
年此武王克殷之年數也武王克殷年近六十其位
已十有三此外四十七年皆在文王享國數內武王
之生應在文王即位之三年或可據此數而推知也與竊
在文王即位後書有明文或可據此數而推知也與竊
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不再娶之文然又有即位取元
妃之禮文二年冬左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
位好舅甥脩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是禮也周公之禮亦文王之既集玩詩辭正與尚書受命
周京已在天命文王之既集玩詩辭正與尚書受命
身語合韓奕篇美韓侯之入覲宣王也亦云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此亦行即位親迎之禮與春秋古左氏說合

詩二十三

三

明鄒忠盾意大姒為文王繼妃以解經續女維莘句但
續訓繼謂繼行大任之德不讀為繼室之繼唯以文王
卽位後取大姒準諸事理似乎有據姑記之於此○篤
厚椒聊公劉同長發傳左右助也左與右皆訓助故右
為助也右通作祐易繫辭傳云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詩義同爾猶之也保右
命爾猶假樂篇言保右命之耳變和釋詁文說文變和
也讀若溼和伐大商言天人會合伐殷也常棣傳九族
會日和是和有會義說見酌篇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旅眾也如

林言眾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疏旅眾北山同

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此偽尚書武成篇文即襲用詩辭也毛
讀會如字說文引詩作其膾如林本三家矢陳爾雅釋
詁文皇矣卷阿同矢讀為尸祈父傳尸陳也古尸矢聲

通牧商郊地名說文姆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曰武王
與紂戰于姆野姆與牧通興起釋言文起讀如以起軍
旅之起維予侯興維為也予我周也侯猶乃也侯興
與如林對文言殷商之眾不為殷用為我周乃起作也
故傳又申明其義云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以為起為天
子王肅以為我興起而滅殷俱非傳指○女女殷眾也
貳讀為二貳從式聲式古文二是貳二聲通也繁露天
道無二篇引詩作二襄二十四年左傳詩云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是以遠至邇安遠至邇安是無敢懷二心之義此傳所
本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

駟馬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

也涼佐也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

朝而天下清明

疏

洋洋野之廣故云廣也水經清水注

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野矣詩所謂野與

洋檀車煌煌者也說文煌煌輝也廣雅煌煌光也

傳明訓同韓詩外傳三引詩作皇皇駟當作四字之誤

千旄正義引異義古毛詩說云四驪濟濟四驥翼耳

字正作四又公羊隱元年疏及淮南主術注並引詩作

四皆其證四驪彭彭猶四驪濟濟四驥翼耳郭注

云彭彭四馬兒爾雅釋畜駟馬白腹驪傳所本也

驪赤色黑鬣駟傳及小戎箋並云赤身黑鬣曰驪

檀弓亦云驪駟馬白腹高注淮南云黃馬白腹曰驪

月令有赤驪駟馬白腹高注淮南云黃馬白腹曰驪

驪與縹聲義皆相近云言上周下殷也者駟馬即赤馬

駟馬白腹赤在上白在下故傳謂是上周下殷之義唯

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傳云師大節南山傳師大

師周之三公也則師為官名矣云尚父可尚父箋尚

父呂望也尊稱焉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父之

故曰師尚父此尚父尊稱竝與傳同史記譙周注云姓

姜名牙說文雁籀文作鷹今俗作鷹箋云鷹鷲鳥也揚

讀如環人揚軍旅之揚鄭注環人亦即引此詩傳以飛

揚釋揚者說文揚飛舉也言尚父行軍如鷹之迅疾也

常武篇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義與此

同涼讀為亮假借字也漢書王莽傳引詩正作亮韓詩

作亮云亮相也爾雅云亮右也又云左右亮也傳以涼

釋佐古祇作左六書故涼亮下皆引傳作左亮也猶左右

也涼彼武王與長發實左右商王句同○肆讀為絺說

文絺絺屬引虞書曰絺類于上帝絺脩豪獸讀若弟是

絺為脩豪獸之屬引申之則有力疾兩義爾雅肆力也

毛傳肆疾也皆即絺之假借字說文引書作絺今堯典

作肆史記五帝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皆作肆夏小正

傳肆遂也遂與疾亦相近疾者當讀疾如飛之疾傳訓

即從時維鷹揚句生義皇矣傳同小箋云會古外切甲

言二十三

四

注

詩二十三

五

不終朝一朝也燬煉采綠傳皆云自旦及食時為終朝
終朝朝之終甲朝朝之始不終朝即是甲朝說文日部
昂晨也从
日在甲上

縣九章章六句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疏釋文一本無由字是也詩美文王耳首章下三句至

七章皆敘大王初徙岐山為文王之興之本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

紹也瓞瓞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

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

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

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疏瓜瓞縣縣然不絕以

大哀十七年左傳縣縣生之瓜淮南子繆稱篇福之萌

也縣縣竝與此縣縣同小箋本傳文增瓜瓞二字而以

瓜紹也三字連讀宜據以補正爾雅瓞其紹瓞爾雅

既釋瓞為瓞而又云其紹者謂之瓞以申釋瓞之義毛

傳順詩辭為訓故先釋瓜瓞為瓜紹而又云瓞謂之瓞

亦以申釋瓞之義說文瓞也瓞小瓜也瓞即瓞字釋

詩二十三

得之目驗也傳釋民為周民者以沮漆二水在周也自
 訓用土者所以居也因之土有居義漢書地理志引詩
 作於大王之徒岐故章首敘岐周水土民居下文因
 詳及大王辟狄去幽徙岐之事○傳釋沮漆為水三章
 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又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
 是沮漆在大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
 鄭渠在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洛此涇東
 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郡直路縣沮水出洛此涇東
 之漆也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洛此涇東
 洛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入洛此涇東也
 於洛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此涇東也
 山海經瀘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漆水
 在縣西莽曰漆治水經漆水出杜陽縣入渭此涇東也
 渭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此涇東也
 志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此涇東也
 入渭者也十三州地理志有渭水出杜陽縣入渭此涇
 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經注杜水出杜陽縣入渭此
 流合漆水水出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晉潤縣有漆水此
 美陽縣注於雍水隋書地理志扶風晉潤縣有漆水此

涇西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者也涇西之沮書傳未聞
 龍按傳以周原為沮漆之間是指晉潤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
 及傳謂公劉失職遷於幽居沮漆之地則指漆縣漆水
 疏牽合為一引漆縣漆水而謂沮漆在幽地但二水東
 流亦過周地其誤已甚至引書傳謂漆沮一名洛水則
 更移之涇東尤為疎繆又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
 杜水東入渭莽曰通杜師古曰縣詩自土沮漆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其經文作為
 杜雖與毛異然與杜竝言益可見此經是晉潤之漆蓋
 昔潤漆水合杜岐雍入渭故齊詩作自杜說詩者以為
 公劉誤同鄭箋○周自公劉居幽故狼跋傳公劉為幽
 公此直父未遷岐以前亦為幽公謂之古公者祭
 義社稷先古注先古先祖也故傳申之云古言久也
 從追王稱大王者從其朔也父亦作甫正義引鄭注中
 侯稷起云直甫以字為號白虎通義及趙注孟子直甫
 為名禮記大傳追王大王直甫王季歷文王昌竝與傳
 或說同也古公辟狄自幽徙岐孟子梁惠王莊子讓王
 呂覽審為淮南子道應詮言泰族說苑至公及書大傳
 略說皆紀其事傳引之者合下數章統釋古公始末而
 為言也復說文引詩作窶玉篇同段注云土謂堅者堅

則不患翊壓故翊穿之使上有覆蓋陶其土翊穿之也
壤謂柔者柔則恐翊故正鑿之陶其壤正鑿之也毛傳
讀陶為掏案淮南子汜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注云
復穴重窟毛析言之高則渾言之也爾雅其內謂之家
傳云室內即其內也古公之作寢廟在第五章以後此但
述初遷之始經言未有家室傳即揆五章義以申明之
云未有寢廟則亦未敢有家室也箋正
義泥二章始及徙岐而誤就處幽說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澣至于岐下傳率循也澣

水厓也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傳姜女大姜也胥相字居

也疏走馬玉篇引詩作趣馬言早且疾趙注孟子云遠
避狄難去惡疾也詩小學云早釋來朝疾釋趣字

說文趣疾也玉篇作趣馬據漢人相傳古本也率循北
山訪落同水經漆水注引詩而作先假俗字古西先

聲通也許水厓葛藟同程大昌雍錄謂此水厓即渭水
之厓是也蓋從幽至岐中隔梁山詩不言山略也古公

當日去幽踰梁由旱路來故云來朝趣馬踰梁入渭循
渭達岐故云率西水澣至于岐下岐在幽西也梁山在

今武功縣北岐山在今扶風縣西武功扶風皆南臨於
渭故但沿厓面上不必向渡中流耳公劉云于幽斯館
涉渭為亂此幽國渡渭之證也皇矣云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將亦厓也此岐陽濱渭之證也史記周本紀云遂
去幽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是誤合詩之沮漆西水
為一而箋乃沿其說○爰於及與聿遂也姜女姜姓之
女大王之妃故稱大姜也胥相釋詁文公劉同字居桑
柔闕宮同胥宇猶云相宅也宅亦居也新序襍事篇引
詩作相宇

周原膺膺萑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傳周原沮漆

之間也膺膺美也萑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疏酈注水經渭水篇漆渠水南流與杜水合
逕岐山而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

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
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案善長言岐周山水

脈絡分明周本雍州邑名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
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攷元和郡縣志鳳翔府

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即今之陝西扶風縣也岐山在
 美陽西北大王邑在岐山南美陽之中水鄉也是謂之
 周城中水鄉在周原北則周原又在岐山南水鄉之南郡國
 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
 周大所徙南有周原王禕周公廟記云周城今為岐
 陽鎮遺址猶存廣袤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南有周原
 周原在周城南矣漆水在岐西而沮水無聞水經注
 水出好時縣梁山嶺東南逕梁山宮西又南逕美陽
 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逕美陽縣西
 水又南流注于渭竊謂古沮水必在斯處矣沮東漆西
 故傳云周原在沮漆之間也膾膾韓詩作膾膾文選左
 思魏都賦膾膾野張載注云膾膾美也引詩周原膾
 膾李善注引韓詩同廣雅膾膾也美與肥義相近箋
 亦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膾膾然肥美○莖當作莖
 通作莖說文莖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會之甘爾雅
 齧苦莖郭注云今莖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會之滑是
 莖即苦莖矣夏小正二月榮莖傳莖菜也豆實也公倉
 大夫記鋤莖羊苦有滑鄭注苦莖茶也滑莖莖之屬內
 則有莖滑苦即茶茶為鋤莖之莖滑則用莖故詩莖茶
 連言菜即莖也郝懿行爾雅義疏云余按生下溼者葉

厚而光細於柳葉高尺許莖紫色味苦淪之則甘是郝
 目驗莖菜本味亦苦也正義莖為身頭非茶苦菜邯鄲
 風同采茶謂之苦彼正義引陸義疏云苦菜生山田及
 澤中得霜晷脆而美所謂莖茶如飴邵晉涵爾雅正義
 云霜後之菜多轉為晷非其本質大雅言周原之美雖
 莖茶亦甘若飴爾非謂茶菜本作甘也今驗之菜之
 為苦稱斯名矣邵說非也內則云飴蜜以甘之○契讀
 為挈漢書敘傳注引詩正作挈玉篇切部契開也契與
 挈同開龜周禮卜師掌其事定之方中傳云建國必上
 之故建邦能命龜爰於也於於是也爾雅爰曰也曰亦
 爰語詞也時是也築室于茲言既
 有此廣平之原則將築室於周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傳慰安爰於也疏凡全詩作迺乃爾雅迺乃也

今篇內迺乃踏出不一律慰安下當有也字安定也止
 猶處也書大傳云大王宣甫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
 山國人束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年五
 之邑天作箋云大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

倍其初。○公劉傳云：宣徧也。徧畝猶甫田之言。竟畝也。徧與且同。義東畝東西為陌，南畝東西為阡，西東謂田間道也。爰於桑中，同周爰執事。言至周原，於是執事也。凡民之大事在農，故先言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言不失繩直也。棗謂之縮，作廟翼翼。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疏：乃唐石經作迺，箋司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正義云：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俾，釋文作卑，傳云：言不失繩直也。

者，釋其繩則直。句李善注：東京賦引毛詩傳於繩直下，較今本多之。宐二字，棗謂之縮，釋經之縮字，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棗聲之誤，當為繩也。鄭據爾雅釋器文，故知傳棗字為繩字之誤。爾雅：繩之謂之縮。此繩字與縮同義。說文：繩束也。斯干傳：約束也。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凡立室家以城三分之一為宮，宗廟在路門內，廡庫在前，居室在後，蓋其制也。此經言大王

立室家而但云作廟，故傳遂引禮記曲禮篇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以釋經義而兼及廡庫居室者，所以補經義之略而亦揆下章百堵皆興句為釋之。爾翼翼恭敬也。

抹之，陜陜度之，藁藁築之，登登削屨，馮馮。傳：抹，藁也。陜，

陜眾也。度，居也。藁藁，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

牆，鍛屨之聲。馮馮，然百堵皆興。磬鼓弗勝。傳：皆俱也。磬

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疏：傳釋

藁者，淮南子說山篇：藁成城，高注云：藁，土籠也。始一藁

以上於城，此與傳藁字之訓正合。又脩務篇及孟子：滕

文公篇：字皆作藁。劉熙孟子注云：藁，盛土籠也。說文：藁

山行所藁者，引虞書四載山行，藁，檣也。史記：河渠書：作橋

一作葦，漢書溝洫志：作榻，竝字異而義同。可以藁人亦

可以盛土，箋：抹，揅也。築牆者，揅取壤土，盛之以藁而投

諸版中，說文：抹，盛土於裡中也。鄭許皆申毛訓。小箋云：

抹，即葦之假借字。陜，陜當依玉篇引詩作陜。陜，廣雅仍

寺二十三

寺二十三

寺二十三

寺二十三

仍登登馮馮眾也毛詩隔隔三家詩作仍仍集韻仍音
而關中語此而仍聲轉相通故隔與藪登馮與勝為韻
如耳孫即仍孫之例也釋文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
音而陸所據正作隔今本說文亦誤作陜陜度居皇
矣同方言度居也東濟海岱之間或曰度居有都聚之
義釋文引韓詩度填也箋度猶投也義竝相近傳文言
百姓之勸勉也之上奪藪藪二字今依小箋補藪讀為
藪雜誥女乃是不養馬鄭王注皆訓藪為勉藪莫崩反
又武剛反莫崩讀如壘武剛則讀如范竝與勸勉義近
登登義未聞傳云用力謂用力聲登登然也今俗謂用
力得得如公羊傳登來之為得來矣屢當作婁小箋云
婁音樓空也鍛婁者槌打空窾突處馮馮堅實聲也
○百堵詳鴻雁篇皆當作偕偕訓俱若本作皆人所易
曉可不傳耳故鴻雁百堵皆作無傳七經孟子考文作
偕此其證磬大鼓鼓鐘同傳丈長一丈二尺一尺當衍
鼓鐘釋文及鼓人注竝云長丈二尺周禮鼓人以磬鼓
鼓役事說文引作皋鼓考工記鞀人為皋鼓長尋有四
尺古咎皋聲同毛傳正本周禮也經言磬鼓本是一鼓
傳云或磬或鼓者或有也語詞也或磬磬鼓也或鼓以
之也弗勝說文作不勝勝任也不勝如不勝任且鼓以

作之正是勸事樂功以見興作之盛小箋
云經文磬鼓分大小義同鄭孔恐未是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

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

攸行傳冢大戎大醜眾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

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

也疏皋門傳云王之郭門美大王之築城郭也說文亭

今通作郭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外為之

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正義引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

之暫謂諸侯自有皋門今左傳作澤門杜注澤門宋東
城南門也釋文席澤門作皋門為誤疑澤門即孟子堙
澤之門澤古作畢畢皋相引而誤與詩皋門無涉皋門
為臺門故傳云伉高兒釋文引韓詩作閏盛兒玉篇閱

四旁十二門共十二閣皋門為外城門雉門當為內城
門考工記城隅之制九雉左傳云都城過百雉築城以
雉起度此或城門皆為庫門最在外而謂先庫門四郊又自寢
子諸侯宮門復於小寢大寢素服哭於庫門之四郊特牲
檀弓下君復於小寢大寢素服哭於庫門之四郊特牲
門至於庫門之內又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四郊特牲
獻命庫門之內又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四郊特牲
而謂天子有皋無庫諸侯有庫無皋者誤也詩之應門
傳謂之正門司儀出及中門之外中門之內出入不
內也應門在庫路之中故謂之中門外中門之內出入不
禁應門以內為朝會之處皆必設禁闔人掌守王宮中
門之禁是其事也中門以縣象魏象魏闕也故穀梁傳
謂之闕門外朝之內朝之外其門庭為較大也亦謂之內庭
即路寢之庭爾雅路大也其門庭為較大也亦謂之內庭
門畢之為言盡也路門又謂之廟門穀梁傳謂之祭門鄭
說詳闕宮篇故路門又謂之廟門穀梁傳謂之祭門鄭
仲師朝士注以為路門外為外朝內為內朝當是師承
古說而謂天子諸侯皆三朝庫門以內為朝者誤也然
則天子郭門為皋門城門為宮之內門合城郭為五門離之
門為宮之中門路門為宮之內門合城郭為五門離之

則為三門諸侯南面無城以宮垣為城牆即以宮之外
門為城南門非如徐彥所疑城墉不完之謂也天子有
郭有郭門諸侯有郭亦有郭門春秋僖二十一年春新作
南門公羊以諸侯有郭亦有郭門春秋僖二十一年春新作
門為魯郭南門也天子郭門有門臺魯於是始僭從天
子制耳諸侯之宮亦三門庫門為宮之內門諸侯亦三
子之中門路門為宮之內門諸侯亦三門庫門為宮之內
異而謂諸侯三門天子五門加以皋應或曰加以庫雉
者誤也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其
制之相似天子城之外門與宮之外門天子城外門上
臺門魯之宮外門無臺也故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
他國之宮外門無臺也故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
皆有臺諸侯庫門無臺雉門路門有臺昭二十五年公
羊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觀即臺也此宮之中門有臺也郊特牲臺門而旅闕一觀
旅道也屏謂之樹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宮之內門
有臺也天子於應門設兩觀諸侯於雉門設一觀春秋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是魯之中門
設兩觀如天子中門之制而他國止設一觀也故云雉

詩二二三

三

門天子應門也解之者誤讀禮記經文以為諸侯有庫
 雉天子有皋應則天子諸侯之門制莫攷即魯與他國
 門制之同異亦無聞矣今姑略陳門制梗槩如此文選
 張衡東京賦立應門之將李善注引毛詩傳將將嚴
 正之兒與今本不同當據以訂正黍苗箋肅肅正之
 兒句正相說苑權謀篇將將之臺亦謂將將為尊嚴
 正肅也大王築城郭宮室作郭門正門不獨大王為諸
 侯制即文王亦非即從天子制周有天下遂以郭門為
 冢土大社同○冢大戎大醜眾竝爾雅釋詁文逸周書
 作雒篇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
 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案此冢土為大社之義
 也禮記祭法篇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
 王社王社在郊迎氣報祈之禮行焉大社在王宮路寢
 之西大會同大朝觀大軍旅之政行焉大王作宗廟立
 社稷故社為大社也古者用師告社故傳引爾雅釋天
 文為證孫炎注云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爾雅宜事也王
 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大王
 當日必有用師之事今無攷

肆不矧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傳肆故
 今也愠恚隕墜也兌成蹊也混夷駮矣維其喙矣傳駮

突喙困也

疏

思齊傳肆故今也二傳訓同凡肆者皆承

故也肆故今也肆為故肆故又為今與伊維也伊維侯

也潛溪也潛溪測也皆其例毛傳雖本雅訓而意不同

雅謂肆一句故一句總為之今也傳謂詩之肆既為故

又為今立意自異故者承上古公也今者起下文王也

矧絕也孟子盡心篇引詩趙注云愠怒也正義引說文

云恚怒也是愠恚竝為怒肆不矧厥愠承上文戎醜攸

行而言大王赫怒整旅至文王而不絕其所怒也趙注
 云隕失也隊失義同俗作墜問讀為令聞之聞古問聞
 通用亦不隕厥問趙注云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聞也
 與此同○柞械皆叢生薪木故皇矣言柞械拔而松柏
 易直也拔讀為跋猶翦除也兩拔字同兌者遂之假俗
 字桑柔傳遂道也遂古隧字檀弓注云隧奪聲相近或
 為兌此即兌遂聲通之證載馳韓詩傳云不由蹊遂而

涉曰跋涉韓以蹊遂為跋大玄羨次五孔道夷如蹊路
微如大輿之憂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竝與此傳云
成蹊之蹊同成蹊猶言成路皇矣二章作屏修平啓辟
攘剔即此意也古駢突同部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張載注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
混與昆通毛詩作駢三家詩或作突此傳以突詰駢之
證喙廣韻二十廢引詩作瘵瘵與喙同說文咽下引詩
犬夷咽矣本三家詩字異而音義相同○案此與采薇
出車所歌為一時事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而有昆夷之
患出車篇云赫赫南仲薄伐而戎而戎即昆夷也文王
伐昆夷奉天子得專征伐之命故與殷大臣共伐之書
大傳云四年伐犬夷犬夷亦即混夷也是文王四年之
前尚未興師出討故孟子有事昆夷之說至受命為西
伯四年乃伐之箋云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以為七
年內之一
年是已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

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
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
歸者四十餘國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禦侮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

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疏質訓成成讀春秋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是其義也成平節南山同虞
芮質成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書大傳略說竝有此
文而詳略不同耳虞芮在河東周姬姓國商時虞芮無
攷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四年伐犬夷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又云西伯既餞耆紂囚之牖里散
宐生閔天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大公大公與三

子見文王于牖里紂遣西伯伐崇案上章伐混夷在四
年此章乃追敘虞芮斷訟及四臣來輔渾括文王與周
受命七年中事蹶動爾雅釋詁文版同箋云虞芮之質
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予我我文王也曰楚辭離騷注引詩作聿聿曰皆語
詞疏附書大傳作胥附疏胥同釋文奔作本奏又作走
書釋文正義作奔奏禦釋文作御昭二年左傳季武子
賦絲之卒章杜注云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
盛書大傳云文王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
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文王得
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
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邪自吾得師
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
于門是非禦侮邪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
以禦侮案詩言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即此文王四臣是
矣據書大傳四臣散宐生也閔天也南宮适也及大公
呂尚也與君奭言文王修和有夏號叔閔天散宐
生泰顛南宮适約舉五人者不同解者皆失之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疏後箋云大戴禮逸周書皆有文
人爲能竝與
此序語合

芄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桤也樸

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

家得用蕃興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傳趣趨也疏傳云芃

兒正義作盛兒無木字釋文作盛也也乃兒之誤初學
記帝王部引木盛也亦誤棫白桤爾雅釋木文郭注云
桤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亦可啖絲枹棫拔矣箋
棫白桤也正義引義疏云三蒼說棫即枹也可以爲犢
車軸與高注淮南時則篇樂可以爲車轂合此秦人謂
枹爲樂謂棫即枹者恐非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
蕤蕤與桤通爾雅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
所謂棫樸枹舍人及李孫本爾雅作樸枹者彙傳云
枹木亦謂叢生者也爾雅枹適木魁嵬注云謂樹木叢
生根枝節目盤結嵬嵬棫樸二木名箋謂白桤相樸屬

實申傳案何注定八年公羊傳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即引此詩本繁露四祭篇此三家說○峨峨釋文本作俄俄公羊釋文又作娥娥箋奉璋之儀峨峨然儀峨古聲同如屋屨即嗟峨之例爾雅峨峨祭也爾雅釋經義故但云祭傳云盛壯壯古莊字盛莊者即所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公羊疏云奉此半珪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疑徐彥所據傳正作盛莊髦俊甫田思齊同文王殷士膚敬裸將于京傳以殷士為殷侯此箋謂俊士為卿士蓋助文王裸祭者諸侯卿士也

泝彼涇舟烝徒楫之傳泝舟行貌楫櫂也周王于邁六

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疏楚辭九歌沛吾藥兮桂舟王注

泝同音普活切釋文泝匹世反今吳俗尚有此語玉篇泝水聲也傳詰楫為櫂櫂當作擢箋云烝眾也泝泝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船人以楫擢之故也與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天子六軍瞻彼洛矣同繫露引詩以此為文王伐崇也後箋云小大雅所有文王之詩自皆是周公制作禮樂時所為四牡傳云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此言已足為諸文王詩之總義故大明及此傳直云天子造舟天子六軍皆以追述之詞不嫌稱文王為天子疏所云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者誠通論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疏說文倬箸大也詩曰倬彼雲漢傳云

大許云箸大益義以申傳也雲漢天河大東傳亦云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遐遠汝墳下武同小箋云此當云遠作人也作人也不遠有佐遠夷來佐也句法相同旱鹿篇同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疏追琢有客作敦琢追敦皆假借字荀子引此詩作雕琢故傳以

雕釋追也爾雅玉謂之雕金謂之鏤玉謂之琢雕謂之琢鏤鏤也是刻金不為雕而雕琢皆為治玉之稱此詩

雕琢金玉文正相對故傳謂雕治金琢治玉正義云散
文相通是矣桑柔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
其相傳相質也二傳義同案此詩美文王能官人非專
美文王有聖德相質也章猶明也上句言章下句言相
上句言雕琢而下句言金玉合二句成辭以見興也金玉
以雕琢而明其質四方以網紀而端其本其理一而已
矣荀子富國篇云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
者是美天下之本也本也安之者所以安天下之本也
是貴天下之本也本也古者先分而後治也故使或美
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
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
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
磬琴瑟箏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
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
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壘壘我王綱紀四方此
之謂也荀言本毛言質義正相同說苑修文篇云故聖
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稜規之三稜周則又始窮則反
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此引詩證
教民以文質相爲終始皆不指聖德言也王肅云以興
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殊失古義○勉勉

疑當作疊疊文王篇疊疊文王傳疊疊勉也高高疊疊
申伯箋疊疊勉也是毛詩皆作疊疊後人或依訓釋改
作勉勉耳韓詩外傳五引此詩作疊疊文王白虎通義
三綱六紀篇作疊疊我王與荀子同綱紀主官人說

早麓六章章四句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

申以百福千祿焉受祖之上疑有文王二字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眾多

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傳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

君子得以千祿樂易麓國語作鹿釋文亦作鹿是

足也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
漢劉昭郡國志注引華陽國志酈道元沔水注並謂池
水出旱山又水經沔水及涪水篇云涪水出旱山案此
二水皆出自旱山也今陝西漢中府附郭南鄭縣在古

禹貢梁州之域殷周并梁入雍則旱山在江漢域內詩以旱山發詠是在文王為西伯時矣榛木名見簡兮傳書禹貢荊州貢栝釋文引義疏云栝葉如荊而赤莖似著詩釋文載義疏莖葉二字互譌云濟濟眾多也者言視彼旱山之足榛栝之木眾多濟濟然下文傳所謂陰陽和山藪殖也○君子謂文王也干求爾雅釋言文樂易詁豈弟或作愷悌說文愷樂也無悌字周語單穆公云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栝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栝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案君子有易樂之德求福而福自至榛栝之殖此其驗也毛傳正語用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

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疏鄭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疏鄭司農周禮典瑞注引詩作邶又作邶邶即邶之誤仲師治毛詩其所據作邶箋云瑟絜鮮兒說文作瑟云玉英

萃相帶如瑟弦也本三家詩今作瑟者疑依箋改也毛詩作邶邶者流鬯之兒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瑟彼泉水傳泉水始出瑟然流也邶與泌並聲同而義近玉瓚江漢云圭瓚故傳以圭瓚釋玉瓚也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御覽珍寶六引同釋文又云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後人所加正義從定本及集注云俗本無飾字者誤小箋從正義本而以黃金所以飾為句奐謂當作黃金所以為飾釋文一本有為字是也象服所以為飾象掃所以為飾皆其句例典瑞裸圭有瓚鄭司農注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鄭司農注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案璋瓚圭瓚其形相似瓚柄用圭謂之圭瓚圭頭有勺勺以黃金為飾即所中言秬鬯之酒自勺中流出也江漢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二傳同九命者文王九命作而伯也白虎通義考黜篇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

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極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極鬯乎

鸛飛戾天魚躍于淵傳言上下察也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疏

傳云言上下察也者引禮記中庸釋詩之文禮記述聞云中庸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

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子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案鸛天魚淵極乎天地此言文王之道之所至文王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亦此意也潛夫論德化篇詩云鸛飛厲天魚躍于淵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薛君云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三家傳以鸛飛魚躍為道之效與毛義異鸛當作鷺詳四月篇○棫樸傳遐遠也遠作人也人為語助成八年左傳引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杜注云遐遠也作用也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杜注正本毛傳今棫樸傳於遠

下誤加不字矣潛夫論作胡不作人胡何也此三家義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傳言年豐畜碩也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傳言祀所以得福也疏文選面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即觀之假

俗廣雅釋言觀設也說文凡部觀設會也从凡倉才聲讀若載傳云言年豐畜碩也者正義云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白虎通義三正篇釋詩云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此是魯詩義解經駢牡二字蓋毛義亦指文王也○享孝也介景詩義解經駢牡二字蓋毛義亦孝祀其先祖能得大大之福故傳云言祀所以得福也案此及下章言享祀獲福而神勞來之即序云受祖之義上三章皆述文王求福而福自隆盛受祖之義唯著於有小心之德但言求福而福自隆盛受祖之義唯著於四五兩章而已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眾貌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疏

瑟訓眾兒未聞柞棫之眾即首章榛楛濟濟之義也釋文燎說文作寮云柴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依陸則詩本有作寮者矣凡燒薪木其字皆可作寮白華傳烘寮也則寮亦烘也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燎亦當作寮○神先祖之神也文王能祀先祖而神勞之僖十二年左傳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杜注云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此引詩以證世祀之宜傳意當然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傳莫莫施貌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疏廣雅莫莫茂也此云施兒緣下句以立訓施于條枚韓詩外傳二呂覽知分篇注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新序竝作延于條枚箋用韓詩作延葛覃傳施移也延移義相近高誘注呂覽云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鄭注禮記與高注同○禮記表記篇子曰

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案兩詩義正同大明傳云回違也則此詩回字亦謂文王小心之德不違於道周語單襄公言聖人貴讓其下即引此詩又淮南子泰族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以信義為準繩也竝與禮記引詩義合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

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疏文王

詞也思齊大任猶云有齊季女耳思與有皆語詞列女

傳母儀篇大任之性端壹誠莊與傳訓齊莊同爾雅齊

壯也莊壯字通大任仲任也摯國之女王季之妃文王

之母也說文媚說也愛說義相近大王居周原謂之周

姜尊稱之又謂之大姜大明傳京大也正義云京者京

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

為王故以京師言之○大姒莘國姒姓之女是謂文王

之妃也角弓傳徽美也言大姒能嗣大任之美音也後

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數十男所謂大姒十子也白

虎通義楷傳文王一妻誕數十男所謂大姒十子也白

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

季載此當是魯詩傳劉向列女傳亦用魯詩言大姒生

十男其次弟合唯霍叔武成叔處荀子有互異耳然孟子

公孫丑篇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荀子儒效篇亦云管

叔為周公兄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次

管叔在周公之前其說為有依據妃之下皆為妾故云

眾妾韓奕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弟眾妾也

是眾妾九女也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取九

女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竝云天子一

取九女天子九女即周禮之九嬪也王引之周禮述聞

云周禮敘官有九嬪以下無三夫人與昏義不同昏義

九嬪次於三夫人之下此則有九嬪而無三夫人非有

其人而不列於此也內宰內小臣內司服追師皆但言

九嬪而不及三夫人然則周禮無三夫人明矣周語內

官不過九御魯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章

注竝云九御九嬪月令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皆言九嬪而不及三夫人與周禮合奠案昏義古者天

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

古者一取十二女三國來媵故后之外有三夫人有九

嬪周制一取九女二國來媵故后之外但有九嬪無三

夫人周南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皆指大姒而言文王受

命為天子猶行諸侯禮周公制禮必效法文王故天子

諸侯皆一取九女也周人立正妃又有次妃三人又有

二國之媵姪六人適符九女之數正妃位尊九女不

兼正妃言也正妃生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大姒能絕嫉

妬之原故眾妾得生子孫

眾多樛木蠡斯之化行也

詩二十三

君以邦君妻稱寡小君猶自稱其君曰寡君也此名之
必正者也解者竝謂寡妻為寡德於是主一無敵之義
久湮矣又曲禮下篇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
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析言之也妻其通稱也爾
雅訝迎也說文訝相迎也訝本字御假借字鶴巢甫田
箋竝云御迎也迎于家邦言文王之接見於天下家邦
也書大傳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
侯來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鄭注云孟迎也案迎家
邦與迎
侯義同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傳雖雖和也肅肅敬也**不顯亦臨**

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疏雖雖和肅肅敬

釋訓竝有其文宮亦廟也采蘇傳云宮廟也○不顯顯
也亦臨臨也厭當依釋文作厭釋文云保安無厭也定本云保
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正義云言安無厭也定本云保
安射厭也定本與釋文之一本同正義與釋文同而釋
文又衍一保字耳當依正義本作安無厭也四字為長
傳以安釋保以厭釋射先釋保後釋射倒文以明義也

以顯臨之安無厭也入字作一氣讀言文王以顯道臨
民則民安君德無見厭憎之也清廟傳云無射于人斯
不見厭於人矣
義正與此同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

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疏肆故今也縣同戎訓大殄訓

無厭之意故傳又申明之言故今大疾害人此事自是
乃絕也烈當作厲傳云厲業謂厲即列之假借執競武
傳皆云烈業也烈謂之業厲亦謂之業後人不通假借
之例遂改厲為烈矣箋厲假皆病也鄭所據毛詩本作
厲字同而義異耳集韻十四泰引詩作厲假不瑕皆其
證假大邪烈祖同假讀為瑕瑕大也爾雅假瑕皆大也
瑕本字假假俗字狼跋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義當同○
式用也不聞聞也亦式式也不諫諫也亦入入也與不
顯亦臨不顯亦世上不下亦皆為語詞者同其句例聞
式諫入正是文王之聖德傳云性與天合者即是孟子

性善之義孟子盡心篇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性與天合也下章即承此意而推廣文王作人之化見聖德之章明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傳造為也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疏造為閔子小子酌同說苑建本

篇云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日豫因其可之日時相觀於善之日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襍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靡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案此乃西京人釋詩與傳造訓為義合書洪範云人之有能有為使脩其行此即有為之義也○釋文云斃毛音亦斃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斃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斃斃也髦俊也六字今本奪去而衍入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攬改傳文鄭作擇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

案孔說是也詩作擇傳訓為斃謂擇即斃之假借獸讀論語學而不斃之獸甫田棫樸髦皆訓為俊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疏崔靈恩集注下周字作也字玩箋亦然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皇大莫定

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

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而顧此維與宅傳耆惡也廓大也憎其

用大位行大政而顧顧而土也宅居也疏皇訓大美大

也赫猶赫赫也大明云赫赫在上節南山傳云監視也莫定爾雅釋詁文版同本亦作嘆汪遠孫云文選沈約

齊安陸昭王碑慮淡求瘼李注班固漢書注引詩而為
此瘼今漢書敘傳作莫誤蜀志馬超傳章武策曰求民
之瘼本三家詩潛夫論班祿篇亦作瘼○書召誥篇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惟我不敬知曰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案二國謂夏殷與詩言二
而次夏也獲得也其政不獲言殷夏之不得民心也此
二國為無道則彼四國傳釋彼為彼有道四國即天監
之四方故云四國四方有道之國於是圖謀而安定之是
也爰於也言彼四方有正義用王肅語謂四方諸侯從
人與天皆有定民之意正義○韓詩武傳者惡也與此
紂謀度於非道傳意不然也○郭詩武傳者惡也與此
傳訓同廣雅諸怒也者與諸聲義相近憎亦惡也式用
也廓大釋詁文廓當依釋文作郭古城郭作專恢廓作
鄔也傳既訓郭為大而申釋用大之義為用上位行
大政牧誓云今商王受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

于商邑即其義也眷顧兒傳文顧上奪西字今從小箋
補而顧顧而土者康誥云我西土惟時估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即其義也宅居釋言文闕宮同潛
夫論及論衡初稟篇作度宅居與度居同而土有安居
下民之道故天眷而與之淮南子汜論篇引詩而釋之
云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釋詩云
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谷永傳云
去惡奪弱遷命賢聖竝與毛義同

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

榿其楛攘之剔之其槩其柘傳木立外曰蕃自斲為翳

灌叢生也柵柵也榿河柳也楛橫也槩山桑也帝遷明

德串夷載路傳徒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天

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媿也疏作讀為柞載芟傳除木

作畱爾雅釋木立外畱傳所本也郭注引詩作柞鄭司
農輪人注蕃讀如襍廁之廁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蕃

大也疏爾雅省察也山岐山也拔義詳繇篇兌猶兌兌
 詰對為配者言自文王之治岐而克配上帝也此承上
 章之意下文乃溯周世德推本文王之興實始於大
 伯之王季為大之伯之見王季者蓋文王之興實始於大
 伯之見讓王季之能立也釋自為從者謂天亦從其意
 而徒就之也因古姻字如舊姻作舊因之例因訓親親
 心即仁心說文仁親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善
 兄弟曰友六月同大伯讓於王季王季克循親親之心
 以善事大友伯蓼蕭傳云為兄亦宜為弟亦宜所謂善兄
 弟也則友其兄為大伯即承則友之篤其慶猶云篤於
 慶為善亦即承善兄弟意而申言之篤其慶猶云篤於
 親也篤厚也古光廣聲通故光有大義載錫之光王肅
 云錫文王之古位是也喪也疊韻受祿無言受祿不
 失也說文俺大也奄與俺同韓詩外傳大王賢甫有子
 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伯知大王賢甫而欲
 季為後也大去之吳大王將外謂曰我外汝往讓兩
 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歲季之吳告伯仲伯仲
 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仲曰荆有所謂矣要於扶
 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荆有所謂矣要於扶

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
 子曰大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
 大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大伯王
 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案韓與
 毛義同毛義簡略可即韓義以證明之

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貉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傳心能制義曰度貉靜也德正應和曰貉照臨

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傳慈和徧服曰順擇善
 而從曰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疏引詩作唯此文王正義云今王肅注

及韓詩亦作文王公劉傳言文王之無悔禮記樂記注
 言文王之德皆此詩作文王之證箋作王季晉干寶晉

紀總論已沿鄭誤心能制義曰度九言皆左傳釋詩之
文毛傳所本也各本貉靜也下衍箋云二字而以日貉
五言混入箋語正義謂毛引不盡箋取足之誤矣小箋
云此章故訓本左氏已上三十三字各本係箋自屬舛
誤今訂正貉靜爾雅釋詁文左傳禮記韓詩皆作莫其
德音釋文引韓詩莫定也玉篇莫靜也莫與莫同類善
釋詁文既醉桑柔瞻仰同克比禮記作克俾爾雅俾從
也比與俾古字通比于文王比者合也言文王之德合
於文而能王天下也周語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
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
以天下案國語言文王有文德與左傳釋詩正合正義
云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
眾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
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左傳故
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天祿即
受帝社也杜注云襲受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傳無是畔
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密人不恭敬距大邦

侵阮徂其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其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

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疏傳以無是釋無然與是同

者叛之假借字傳訓畔援為畔道而援取箋畔援猶拔

扈也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強也漢書敘傳注作畔換玉

篇人部作伴換義竝同歆羨訓貪羨者歆從音聲貪從

今聲聲近義通文選孫綽遊天台賦注引韓詩章句

云羨願也誕大登升也正義云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案十月之交傳以高岸為谷喻易位則兩岸字義同言

文王無是畔道援取貪羨之心大矣早先升於高位也

○密密須國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在今
甘肅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故城即古密須國
地世本云密須姑姓此與姬姓之密在漢河南郡密縣
者異也周語密康公不獻三女為周恭王所滅所謂密
須也伯姬也詩密人乃康公之上祖文王之伐不必
貪羨其土地故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
文王則文王未嘗滅密須矣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

伐密須恭當作共呂覽注引詩作共密人不共猶言宋
公不王耳不共不共王職也敢距大邦距文王也時文
王爲西伯故稱大邦也阮共二國名文王之屬王肅云
周地非也阮國無攷方輿紀要云涇州共池在州北五
里詩侵阮徂共今之共池是也傳訓徂爲往侵阮侵共
是密須侵我周之屬國故下文即言伐密須徂共爲四國謂
所以討其不共也箋乃據魯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謂
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人距其義兵則經文當
言阮徂共三國犯周而密人助虐不當先言密人之犯
順其阮徂共犯周與文王之伐阮徂共不見經傳未知
魯詩所據何書首章維彼四國及文王有聲有此武功
箋謂伐此四國皆用魯義要當從毛義爲長○赫盛怒
之兒斯語詞傳於北山大明旅爲眾而此旅爲師者師
六師也密須連侵鄰封文王救患恤同於是治師伐密
須猶湯之征葛弔民伐罪往取其殘而已也以讀能左
右之曰以之按止釋詁文按與過逸一聲之轉文王傳
過止也孟子以旅案與按通傳云止者當讀如乃止齊
期于牧案用師旅案與按通傳云止者當讀如乃止齊
馮之止謂步伐伐有節止也旅孟子作莒如齊篆作呂之
例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鄆克莒即詩之徂旅

也旅爲密須國之地名王肅用趙岐孟子注謂以止徂
旅之寇則以旅爲周地失之以按徂旅正是伐密須中
事也孟子引詩以篤周祜無于字對遂釋言文兩無正
傳遂安也對爲遂遂又爲安孟子云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即其義也蕩
江漢傳訓同意別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度其鮮原居岐
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傳小山別大山曰

鮮將側也方則也疏邠柏舟傳據依也依亦據也定之

阜猶高丘我我周也卷耳傳山脊曰岡此承上章密人
侵阮而來陟我周之高岡也矢訓陳天保傳大阜曰陵
文選楊雄長楊賦注引此詩薛君章句四平日陵四平
者四下平陔亦大阜也菁菁者莪傳大陵曰阿王肅云
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
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

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會之案王述毛是也唯以阮
為周邑非○箋云度謀也小山別大山曰鮮爾雅釋山
文孫炎注別不相連也古墓門傳斯析也小山分析而不與
斯白之字作鮮之例鮮謂山之小者原謂地之平者
大山相連屬者是曰鮮鮮謂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近岐
逸周書和寤篇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兩傳義同度其
周之也小曰鮮鮮原公劉作獻原兩傳義同度其
鮮原正義以為文王作程之事大匡篇維周王宅程三
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孔
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
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
三州也率謂奉順也案岐州當作岐周伐密須度鮮原
皆受命三年事伐崇在六年徙豐又在伐崇之後則宅
程徙豐中隔三年耳逸書與書傳正合而孔注亦確有
依據也又攷孟子離婁篇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郢
即程字畢終南山之道名故周人出師必由道也鮮原
疑即畢原矣文王度鮮原為作下都於程邑而國仍在
岐周故下文云居岐之陽也書缺有閒侯攷將之為言
牆也爾雅畢堂牆堂牆為山厓邊側之名其水厓邊側
亦如是也傳訓將為側正本爾雅釋厓岸堂牆之義大

明在渭之涘傳涘厓也伐檀傳側猶厓也岐周在渭水
之北韓奕箋以方為則與此傳同王者人所歸往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

大有所更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鈞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傳仇匹也鈞鈞梯也所以鈞引上城

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疏懷歸匪風同禮記緇

為懷此懷歸聲通之證中庸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云予我也懷歸也言

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正

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竝與傳合傳訓長夏為
長大長長受天命大大其國都革訓更謂變易前代之
法度文王不以長大而有所更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文王性與天合天亦徙就其明德以王此大邦也僖
九年左傳公孫枝引此詩以證定國之義墨子天志中

篇亦引詩而釋之云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仇讀如公侯好仇之仇仇訓匹匹為匹耦謂羣臣也上章傳云方則也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其下即引詩曰詢爾仇方同爾弟兄湛治齊詩其解詢爾仇方為謀之羣臣正義述毛云文王伐崇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此與伏湛釋詩義合矣伏湛傳作弟兄又御覽兵部六十七引毛詩作弟兄與方為韻各本兄弟不入韻今訂正○墨子備城門篇言攻守之具十二臨鉤衝梯堙疑衝梯二字誤倒鉤梯為攻守具之一管子兵法篇凌山阮不待鉤梯韓子外儲說左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鉤梯毛傳以鉤梯訓鉤義正同又墨子禱守篇凡待堙衝雲梯臨之法是雲梯即鉤梯也逸周書小武篇具行衝梯梯亦即雲梯也傳云所以鉤引上城者釋經援字之義臨臨車攻守具之一釋文引韓詩作隆淮南子汜論一篇隆衝以攻又兵略篇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隆臨一聲之轉衝衝車亦攻守具之一定八年左傳主人焚衝杜注衝戰車說文輻陷敵車也衝者輻之假借字衝說文作衝墉城韓奕良耜同伏湛傳引詩

作庸庸假借字耳書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牖里散宐生陳寶于紂之庭紂曰非子臯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又云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韓子云舉鄆紂惡之似尚在六年已前舉鄆非即伐崇也說者因謂殷崇侯虎國在六年已前舉鄆非即伐崇皆以鄆為崇不知伐崇邑豐文王有聲篇畫然兩事崇豐為異地明矣且文王伐崇非即滅崇也宣元年左傳晉趙穿帥師侵崇杜注云崇秦之與國是崇至春秋時尚存而其地無攷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

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親其親臨衝第第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

是忽四方以無拂傳第第彊盛也

也忽滅也疏傳訓閑閑動搖第第彊盛也

征衝朝閑閑廣雅云閑閑盛也蓋本三家詩爾雅大篇

謂之言是言有大義碩人庶姜擊擊韓詩作獻獻說文

轍載高兒古言轍同聲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是也

出車傳訊辭也云連連徐者連讀為輦今吳俗尚有徐

行輦輦之語周禮小司徒輦輦故書輦作連中車連車

組輓連亦作輦此其例攸所生民同禹貢洪範攸字出

記俱作所字是攸所同義矣馘獲爾雅釋詁文訊馘出

車采芑皆曰訊獲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謂

軍中不能載尸但殺之斷其左耳以獻是謂之馘亦謂

之獲馘為已殺之名獲亦非生得之謂春秋獲陳夏馘

獲齊國書皆馘者曰獲周禮獲者取左耳則殺禽獸以

獻亦曰獲此皆馘獲義通之證僖十九年左傳文王聞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

而降襄三十一傳亦言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然

則文王伐崇軍三旬不降正義云於時非無拒者故得

有訊馘此即傳云不服者之義也退修教而復伐此傳

所云徐之義也安安猶連連亦舒徐之意○尚書堯典

禮記王制周禮肆師大祝並有類上帝之意○尚書堯典

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說文禱上帝亦事類祭天神鄭許同用

夏侯歐陽尚書說出征祭上帝亦事類祭天神鄭許同用

故亦曰禱今字假作類祭上帝亦事類祭天神鄭許同用

本國郊內也對禱在所征之地而言禱春官肆師甸祝

夏官大司馬皆作禱鄭注禱謂師祭也

書亦或為禱古貉禱聲通也肆師鄭注禱為禱謂師祭也

詩二十三

是忽四方

以無拂

傳

第第

彊盛

也

也忽滅

也

疏

傳訓

閑閑

動搖

第第

彊盛

也

蓋本

三家

詩爾

雅大

篇

謂之言

是言有

大義

碩人

庶姜

擊擊

韓詩

作獻

獻說

文

轍載

高兒

古言

轍同

聲王

肅云

高大

言其

無所

壞是

也

出車

傳訊

辭也

云連

連徐

者連

讀為

輦今

吳俗

尚有

徐

行輦

輦之

語周

禮小

司徒

輦輦

故書

輦作

連中

車連

車

組輓

連亦

作輦

此其

例攸

所生

民同

禹貢

洪範

攸字

出

記俱

作所

字是

攸

所同

義矣

馘獲

爾雅

釋詁

文訊

馘出

車采

芑皆

曰訊

獲傳

云不

服者

之義

也退

修教

而復

伐之

因壘

而降

襄三

十一

傳亦

言文

王伐

崇

德亂

而伐

之軍

三旬

不降

退修

教而

復伐

之因

壘

而降

襄三

十一

傳亦

言文

王伐

崇

德亂

而伐

之軍

三旬

不降

退修

教而

復伐

之義

也退

修教

而復

伐之

因壘

而降

襄三

十一

傳亦

言文

王伐

崇

德亂

而伐

之軍

三旬

不降

退修

教而

復伐

之義

也退

修教

而復

伐之

所云

徐之

義也

安安

猶連

連亦

舒徐

之意

尚書

堯典

禮記

王制

周禮

肆師

大祝

並有

類上

帝之

文肆

師注

類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天神

鄭許

同用

禮依

郊祀

而為

之者

說文

禱

上帝

亦事

類祭

功義不當絕為之君為之立大宗故云為之立後是親
其親也說苑指武篇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墳
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此即是致是耐之謂也○廣雅
勃勃盛也第與勃勃同吃當作吃傳云吃與轍轍同
者皆謂城之高大吃與吃猶擊也高大兒引詩屹屹
聲也張載注魯靈光殿賦屹猶擊也高大兒引詩屹屹
說文引韓詩作引詩屹屹鄭箋言言猶擊擊將壞兒鄭本
韓義不若毛訓為優伐肆即大明之肆伐故兩傳皆訓
肆為疾也文五年左傳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
堅不祀忽諸傳訓忽為滅義本諸此魏源云春秋君外
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立絕忽施於崇虎致附施其先
世釋文引王
肅云拂違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蟲焉疏靈臺繼皇矣而作也皇矣言伐崇而靈臺即
言作豐於伐崇觀天命之歸而於作豐驗民

心之所歸往皆文王受命六年中事文王有聲篇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傳烝君
也文王能盡君道而民歸靈德矣箋
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

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

也疏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定之方中正義引爾雅靈

篇積恩為靈積靈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始也故文王

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義與傳正

同靈臺靈囿靈沼三靈同四方而高曰臺爾雅釋宮文

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
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
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
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
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案此公羊嚴顏舊說也何
注莊三十一年傳云禮天子有靈臺以俟天地諸侯有

時臺以候四時舊說以天子靈臺時臺為二何本古禮
說天子靈臺諸侯謂之時臺其義稍異時臺即觀臺也
而舊說云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此西京人士本詩
為訓然則詩之臺為囿臺矣倍五年左傳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正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
廟之中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所以望嘉祥也禮記
盧注月令蔡論春秋穎子嚴釋例以及左傳賈服注皆
同左氏說書大傳王升舟入水觀臺惡武王伐紂時稱
觀臺也諸侯稱觀臺之證管子桓公問篇武王有靈臺
之復而賢者進武王定天下後稱靈臺也天子稱靈臺
其有證然凡此靈臺非即詩之靈臺是靈臺之號始於文王後
遂以為天子望氣之臺在文王時未有等差且臺沼囿
同處則文王之靈臺實即諸侯之囿臺當在郊諸儒每
據天子靈臺在路寢明堂中者以說文王之靈臺則此
而問之也焦循學圖云僖十五年左傳秦伯舍晉侯於
靈臺大夫請以入杜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則此
靈臺即文王之靈臺也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西北
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長安志云豐水出
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是豐邑在長安之西也黃圖以

漢長安縣言今長安故城在西安府之西北十三里水
經渭水會豐水後越鎬水次水而東逕長安城北是長
安在豐邑之東也公羊說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即
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地理志文王作豐顏注云今長安
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靈臺在郊斷然矣○楚語臺
度於臨觀之高即引此詩是經為度也召誥云厥既得
卜則經營與此經營同召誥又云庶殷攻位與此攻同
傳文不日有成也五字作一句讀箋不設期日而成之
章注國語不程課以期日趙注孟子言文王始經營規
度此臺眾民竝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
之也皆足以
申成傳義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傳囿所以域

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

也鹿牝也疏經始勿亟承不日成之句庶民子來承庶

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
之臧琳經義襍記云勸樂義本孟子猶禮記中庸謂子

庶民則百姓勸也。○園域疊韻故傳以域養禽獸釋經
之園說文園苑有垣也垣即域也凡園有二周禮閭人
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是園與內相近矣襄十四年左
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園是園與內相服而朝日盱不召而
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會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
射鴻於園二子從之月令疏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
然亦有林苑此宮中之園也委人共其野園財用注野
園之財用者苑園藩羅之材園人掌園游之獸禁牧百
獸注園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園
游牧之獸雍氏禁山之為苑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園
於山也周語藪有圃草園有林池韋注園苑林積木也
春秋魯有鹿園郎圃鄭有原圃秦有具圃此在郊之園
也詩之靈園當在郊傳云天子百里一都之地也云諸
侯四十里一縣之地也則靈園當在縣都之內縣都為
公卿采地尚有餘地公邑可作園園汚池田狩在其處
書大傳云鄉之取于園中勇力之取楊雄羽獵賦云帝
將惟田于靈之園此之謂也毛傳特據古者天子諸侯
園制為說耳孟子言文王之園方七十里則大於諸侯
而小於天子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且區區之豐郊猶
廓七十里之園與孟子說文王同漢書楊雄傳文王園猶

百里民尚以為小與毛傳同此亦依古天子制為說也
白虎通義云園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
國二十里又何注成十八年公羊傳天子園方百里公
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徐彥疏云司馬法亦云也其
所傳聞異辭○吉日傳亦云鹿牝曰鹿
趙注孟子云鹿鹿特鹿也特鹿即牝鹿

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

也疏濯濯與躍聲義相近遊當作游傳於濯濯為娛

義也廣雅濯濯肥也蓋本三家詩云翯翯肥澤也者也

當作兒玉篇作兒說文翯鳥白肥澤兒引詩作翯翯亦

作兒新書作皜皜繫傳作皜皜何晏景福殿賦皜皜白

肥飽則鶴鶴而澤好竝字異而聲同詩義疏云鷺水鳥

也即辟靡古左氏說壅之靈沼謂之辟靡是其義也傳
云靈道行於園靈道行於沼靈道即序所謂靈德園有

鹿伏沼有魚躍所謂文王之靈德以及鳥獸昆蟲也庶民作臺又作囿沼是民樂其樂矣孟子梁惠王篇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孟子因引此詩三章而釋之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勸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文選顏延之曲水詩注引韓詩章句云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新書禮篇引詩而釋之云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君道篇同物訓滿故充物即充滿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傳植者曰虞

橫者曰柈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

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疏凡經典皆言筍

猶筍也有磬設業設虞傳亦云植者為虞衡者為柈衡

與橫通爾雅木謂之虞釋名虞舉也左列舉筍也說文

業下引詩作巨巨者假借字虞為縣鍾磬兩旁之植木

鍾磬皆編縣之鍾一虞磬一虞每虞十六枚四面六十

四枚大司樂說三大祭園丘樂縣園鍾黃鍾大簇姑洗

方丘樂縣函鍾大簇姑洗南呂宗廟樂縣黃鍾大呂大

簇應鍾此即宮縣編鐘之制而於磬無聞考工記梓人

為筍虞贏屬以為鍾虞羽屬以為磬虞鄭注云贏者謂

虎豹貔螭為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說文虎部虞鍾鼓

之柈也飾為猛獸篆文作虞是鼓虞亦飾獸也然古者

但有建鼓至周始有縣鼓所謂鼓虞者周制也文王與

周公制禮時有不同故有鐘磬虞而無鼓虞靈臺之虞

業非即有磬之虞業矣柈者周禮作筍禮記作筍柈者

字皆不古說文柈也柈者周禮作筍禮記作筍柈者

之名筍即柈之省杜子春典庸器注筍讀博選之選鄭

司農梓人注筍讀竹筍之筍皆以擬其音耳梓人鱗屬

以為筍鄭注云鱗龍蛇之屬明堂位夏后氏之龍鱗屬

注云橫曰筍飾之以鱗屬說文鏞鏞鱗也鐘上橫木上

金等也此皆筍之制也有磬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柈為

縣也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樅崇牙傳讀樅為崇牙之

崇也正義以為崇牙之狀樅然非傳指矣有磬傳崇

牙上飾卷然可以為崇牙也明堂位云般之崇牙故文王時

有崇牙而無樹羽矣虞立兩端之木柈則在虞端而橫

設之業為覆柈之版崇牙又為業上之飾說詳有磬篇

○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鼗考工記鞀人為皋陶鼓長八

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說文鼗或作鞀詩

作賁者假俗字賁鼓不縣何以言之周禮鼓人掌教六
 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金奏鄭注云雷鼓八面鼓神祀
 磬鼓鼓役事晉鼓鼓社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祀祀
 天神靈鼓六面鼓社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祀祀
 廟大司樂圓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
 縣皆有建鼓也康成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
 鼓施於路寢明堂又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
 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云建鼓
 不出庫即謂路鼓矣此路鼓為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為
 建鼓其八面六面四面皆可擊也吳語載常建鼓韋注
 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之楹而樹之此晉
 鼓為建鼓而鼗磬二鼓禮無明文然磬鼓見於縣篇其
 建而非縣可知賁鼓見於靈臺文王時尚無縣鼓之設
 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豈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
 山豆凡豈之屬皆從豈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雷鼓
 而出故曰鼓從豈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雷鼓
 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皆兩面豈字
 從中豆豆即古侏字立而見正狀其建之形鼓與
 豈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見之鼓叔
 重亦以六鼓為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鞀鼓也非此六

鼓也後儒不明縣鼓為鞀鼓遂以此六鼓為皆縣鼓而
 并謂文王之賁鼓亦即周人之縣鼓當之則其誤彌甚
 矣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諸侯執賁鼓執猶持也時文王
 為諸侯故建賁鼓又賁鼓施於軍事而於辟雍陳設之
 者古者軍旅之事統於學也此在文王既伐于崇之樂
 ○爾雅大鍾謂之鐻傳所本也郭注云亦名鐻音博邠
 傳大鍾曰庸庸者鐻之假借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
 傳皆謂之鐻或作鐻儀禮大射儀阼階東面其南笙
 鍾其南鐻而大奏樂以鼓鐻為節周禮鐻師注亦云鐻
 如鍾而大奏樂以鼓鐻為節周禮鐻師注亦云鐻如鍾
 而大周語細鈞有鍾無鐻大鈞有鐻無鍾是鐻為大鍾
 明矣說文鐻大鍾淳于之屬大鈞有鐻無鍾是鐻為大鍾
 樂則鼓鐻應之從金薄聲鐻大鈞有鐻無鍾是鐻為大鍾
 文以鐻鐻連篆合詩禮為一物大鈞有鐻無鍾是鐻為大鍾
 以二鐻者所謂鐻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樂
 擊大鐻以應編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樂
 縣鐻特縣張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虡趙趙負筍業
 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此謂鐻虞也凡樂縣趙趙負筍業
 聲樂不備無鐻無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鐻縣賜魏絳
 絳始有金石之樂金即鐻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

有鑄北無鑄疑天子宮縣鑄亦東面有之南北否周禮
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或即東面二鑄與○傳訓論
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二人或即東面二鑄與○傳訓論
為思則上句言思而下句言樂意本思樂泮水句義而
釋之也於論鼓鐘承上維鑄而言鄭司農鐘師注鼓讀
如莊王鼓之鼓案此鼓亦讀同也鼓鐘與鐘鼓義別關
雖山有樞形弓楚茨賓之初筵執競言鐘鼓謂鐘與鼓
也此篇言鼓鐘及鼓鐘之鼓鐘將將白華之鼓鐘于宮
謂擊鐘也詩上二句言樂具以下始言入奏奏即金奏
也天子諸侯金奏之樂先擊鑄鼓鐘猶鼓鑄耳○辟靡
大學也振鷺傳誰澤也靡與誰通辟讀為璧故傳云水
旋丘如璧也泮水傳天子辟靡箋辟靡者築土雝水之
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白虎通義辟靡篇引詩訓
曰水圓如璧正義引韓詩說天子之學圓如璧竝與毛
傳同案學制四代相變在國在郊在學周東膠虞庠在
庠下庠夏東序西序般左學右學周東膠虞庠虞庠在
國之四郊鄭注云異者四代相變耳或在西或在東或
貴在國或在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或在西或在東或
小國也或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國在國中王
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郊周立小學於

四郊然則虞夏殷國郊各立一學唯周立四代之學周
小學四戴禮保傅篇及書大傳所云小學有東序南
學西序北序是也大學鄭注以瞽宗為般學東序為夏
宗三者皆大學鄭注以瞽宗為般學東序為夏學而東
庠虞學為周成均之大學魯謂之瞽宗鄭司農云或曰祭於瞽
序魯謂之序大司樂祭於瞽宗鄭司農云或曰祭於瞽
宗祭於廟中引明堂位曰瞽宗般學也以此觀之祭於
學宮中禮記祭義篇會三老五更於大學祀先賢於西
學大學謂東膠也而學蓋周人近西之學謂瞽宗也樂記注云
周人立大學東膠也而學蓋周人近西之學謂瞽宗也樂記注云
者皆東膠也而學蓋周人近西之學謂瞽宗也樂記注云
在四郊四大學在國中路寢明堂四門之外又有州黨
之學為鄉學在距國二百里內又有縣鄙之學為遂學遂
學猶鄉學也而距國二百里內又有縣鄙之學為遂學遂
故統謂之辟雍而鄉學不必辟雍也大學禮盛德篇明
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
戎此四郊之辟雍鄉射之宮此國中四門之辟雍也說文云
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此國中四門之辟雍也說文云
天子鄉飲辟雍文王世子注天子鄉飲於四郊之辟雍也
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此天子鄉飲於四郊之辟雍也

辭九章注引詩作奏工楚茨傳善其事曰工古公功工三字通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疏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繼之是之謂繼文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疏武繼爾雅釋詁文繼即序繼文之繼

也禮記中庸篇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鄭注云纘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此申傳義也正義謂不通數武王者非也○大王王季文王為三后冢上世有哲王句也繼文王者復有武王

故王為武王配天大也王配于京言武王配天命更光大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疏求讀為迷

亦配也爾雅釋訓釋文迷本亦作求此求迷通用之證○永長言我也永言配命言武王長配天命也文王篇句義皆同噫嘻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文王傳云孚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

則其先人也疏式法楚茨同下土之式與萬邦為憲百辟其刑句義相同○則亦法也孟子萬

章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孟子引詩以明尊親先人以盡其孝思傳云則其先人也者亦是尊親之事序所謂

能昭先人之功也趙邠卿以為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則就孝思而推廣之究非詩旨且與下土之式文

復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永言

孝思昭哉嗣服疏思齊傳媚愛也一人指武王傳不言武王而變言天子者以武王受天命

為天子也應當齊同矣訓維侯為句中語助無意義順
德定本作慎德古順慎二字通案此言武王有輔佐諸
臣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釋之云故回一逢有
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傳以
一人為天子正本戴記漢書敘傳下張湯遂達用事任
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罹咎戾亦用戴記
釋詩之義荀子仲尼篇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
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懼
比而不怨即引此詩以明臣下之事君上淮南子繆稱篇
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其下引詩云媚茲一人應
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此釋
詩一人為得一賢人與古說殊當出三家詩義
而指臣下言則無甚異也○嗣服猶云纘緒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傳許進繩戒武迹也於萬斯年受

天之祐疏六月傳御進也古御許聲同劉昭續漢書祭

御本字許假借字繩讀為慎續漢書注引詩作慎其祖
武是三家詩作慎也繩慎聲轉義通武迹釋訓文生民

武同武以止戈會意訓迹者步之假借古步武聲同也
沔水傳蹟道也說文迹蹟同字祖迹祖道也言武王有
昭明之德求進於治又能戒以先
祖之道也此亦則其先人之意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

也疏四方謂諸夏也○傳訓遐為遠不遠遠也不為語
助遠謂遠夷正義引書敘武王勝殷而旅獻葵巢
伯來朝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入蠻肅慎來賀
以證傳遠夷來佐之事韓詩外傳云成王三年有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韓釋詩與毛意同唯韓以為
成王則上文云昭哉嗣服昭茲來許亦必指成王
之世蓋詩自作於周公故三家釋詩每及成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疏

文王受命作而伯專征伐武王
繼之伐紂定天下是謂之繼伐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傳

烝君也疏全詩多言曰聿唯此篇四言通通即曰聿為

字从欠欠曰會意是發聲當以吹為正字曰聿通三字皆

假借字箋訓通為述義本釋言不作語詞○烝君爾雅

釋詁文釋文引韓詩云烝美也毛韓同意昭元年左傳

楚公子美矣君哉孟子滕文公篇君哉舜也烝哉即君

哉美嘆之詞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疏

文王受命受命作西伯也此武功得有專征伐之武

功也既終也伐崇在作西伯之六年也繁露楚莊王篇

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云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

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

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又郊祀篇文王受

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

芃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溈彼涇舟

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

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歟乎案二王後

得郊天或古者受命作伯亦得郊天故皇矣詩有伐崇

類禡之文此郊祀伐崇可為三家詩作證至文王受命

為受天命王天下三家義而非毛義也械樸首章為郊

祭亦非毛義史記周本紀云詩人之道而命六年後也七

稱王此當是魯詩○文王邑豐又在受命六年後也七

年而崩見書大傳豐古豐字說文豐周文王所都京

兆杜陵西南昭四年左傳康有豐宮之朝括地志云鄠

縣東三十五里有文王豐宮案漢杜陵故城在今陝西

西安府鄠縣東南而鄠乃在杜陵之西南其面漢鄠縣地今

在鄠縣東三十五里鄠宮疑即文王之辟誰也去鄠城

三十里在

近郊內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傳減成溝也匹配也匪棘其欲通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詩二十三

追來孝王后烝哉

傳后君也

疏

城依傳當作成城

猶城池釋文引韓詩作城沔云沔淡池張衡西京賦經

城沔東京賦邪阻城沔薛綜注云沔城池皆用韓詩也

沔本字減假借字說文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文王

此減沔聲通之理上公之禮制武王有天下率由舊

為而伯築城于豐從上公之禮也詳縣篇匹訓配讀若

章故天子城與上公同此周禮也詳縣篇匹訓配讀若

永言配命之配。棘釋文云亟禮記禮器引詩作革正

義云棘急釋言文而禮記釋文云革急釋言文今釋言

懺急也棘革懺三字同欲釋文作慾禮器作猶鄭注云

猶道也非必欲急己之道箋云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

字異義同通禮記作聿聿追來孝猶言追孝於前人也

通發聲來語助弟一字發聲弟三字語助此其句例后

君釋詁文傳訓烝為君又訓后為君左傳不君君矣國

語為君必君論語信如君不君皆上君字實下君字虛

與此

同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也王后烝哉

疏

箋云公事也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皆以

濯大也荆吳楊甌之閒曰濯械樸傳倬大也古濯倬同

聲故倬謂之明濯亦謂之明倬謂之大濯亦謂之大矣

釋文引韓詩云濯美也大與美義相近垣牆也維豐之

垣百堵皆興也。版大宗維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

翰也文

義正同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也皇王烝哉

疏

豐古澧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豐水

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鄠注引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

水會於短陰山內水所匯處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

阜石激而已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豐水逸篇豐水出

豐谿而北流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

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逕靈臺而北至石塢注

于渭案渭南諸水唯豐為大歷代穿引禹跡難尋然諦

觀豐水大勢大抵入渭以入河者也漢志言北流入渭

與白華箋豐鎬之閒水北流皆就豐入渭近者言之此

箋謂禹治豐水使入渭東注入河解經東注之義與禹
貢渭會豐入河義正合蓋詩陳禹治河之業豐水東注
則渭南諸水皆東注矣胡渭禹貢錐指據詩東注之文
以為豐水北流入渭非禹故道不免以文害辭績業釋
詁文闕宮纘禹之緒傳緒業也○正月傳云皇君也始
茨皇矣傳竝云皇大也說文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
王者三皇大君也然則大君謂之皇故詁訓君謂之皇
亦大謂之皇矣凡皇天皇祖皇考皇尸皆同大王謂武
王也釋文辟又音婢亦反法也皇王維辟與上章王后
維翰句法相同翰為餘則辟為法當依陸別義為優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疏

郡國志京兆尹長安鎬在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
有鎬池引古史考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水經渭
水注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自
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案今西
安府即漢長安縣地鎬池在長安西即漢上林苑地在
漢昆明池之北是武王之所都即於鎬池也鎬邑名與
鄠為常山縣名者不同字周時渭南豐水猶大鎬京之
水而承豐水則引豐水為池是謂之鎬池又謂之鎬陂

又別之為鎬水皆是豐水別流矣鎬曰京者京師也劉
昭郡國志補注杜陵下引決錄注云鎬在豐水東豐在
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箋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
豐水之東說苑脩文篇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
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其下即引此詩然
則此鎬京辟靡即周立四郊之小學矣周制小學在郊
般則大學在郊靈臺辟靡是也諸侯用殷制大學在郊
魯頌泮宮是也○王引之釋詞云無思不服無不服也
思語詞耳案王說是也荀子儒效篇議兵篇兩引詩竝
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釋無思不服則以思為語詞明
矣箋與孟子注皆
不以思為語詞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維龜正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疏考成也考卜成卜也王武王也宅

言作邑也傳云武王作邑於鎬京正釋經文考卜維王
宅是鎬京二句之義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禮記注
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王風譜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
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云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

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是孔所見之本尚不誤今各本此傳誤入上章唯李善注文選典引所引毛詩傳不誤今據以訂正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芑草也

仕事燕安翼敬也武王烝哉疏芑草未詳采芑傳芑菜

表記云芑枸櫞也廣雅枸乳苦杞也入草部行露傳云

豈不言有是也古仕士通士事也士謂之事故仕亦謂

之事晏子諫下篇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

利民然後子孫享之引詩正作事仕讀為事其訓古矣

○詒遺也燕安翼敬言武王以安敬之謀遺其孫子也

上言謀下言燕翼上言孫下言子皆互文以就韻耳後

漢書班彪傳管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

入則大顛閔天南宮括散宐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

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大平是以前後禮無違者故

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

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案此引詩似以得賢輔佐

為遺謀之事與文三年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舉善亦

引此詩合但武王遺謀不止得賢輔佐所該者廣也

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四

長洲陳奐學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焉

疏此詩專敘后稷始末以述尊祖之德而配天之功因是而推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

母配高辛氏帝焉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禋

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禩焉玄鳥至之

釋介為大釋攸止為福祿所止據此則經文當作歌介攸止四字今各本於歌下衍一攸字箋心體歌歌然以解經之歆其左右所止住以解經之介攸止鄭雖與毛義異其所據亦無上攸字可證也傳言姜嫄從帝見天乃響其德大其福祿也福祿莫大於生子故下文詳言生后稷之事○爾雅娠震動也昭元年左傳邑姜方震說文引作娠震與娠通夙訓早即總括先生如達以下之義也育訓長即總括實覃實訐以下之義也時是維為也傳云后稷播百穀以利民民即承上文兩生民而為也此八字文理不完小箋據韋昭注國語及裴松之注魏志杜畿傳引韋注稱毛詩傳作后稷周棄也勤播百穀以利民外於黑水之山校補十字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不埵不副無蓄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

病生則埵副蓄害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疏

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大者美大之詞傳訓達為生說者皆不得其解載芟驛驛其達言苗之生驛驛然也傳達射也射猶出也訓達為射與此訓達為生雖隨文立訓而意義實同先生如生如生而生也此即如破而破如濡而濡之例如當作而字解傳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釋經先生之義先生謂姜嫄始生而生謂生后稷言姜嫄始生子先生后稷終月而生初無異也傳釋彌終達生者明終月而生之義後釋先生初無異也傳釋詞至于始生之易尚在下文故下傳云不埵不副無蓄無害言易也以姜嫄之始生后稷而無埵不副蓄害之苦是天生顯靈也自後人割絕傳文刪去複句遂不得其讀矣箋讀如為比方之詞如羊子之易生絕非傳義○說文埵裂也引詩作不埵隸變作埵俗作拆說文引詩作不副副判也籀文作不埵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六子埵而字亦作埵姜嫄生后稷不埵副無蓄害是其易生之狀異乎凡人此其中有天道焉赫訓顯以顯其靈句承上起下不寧寧也寧安也承上章也康樂也不皆發聲居猶其也然猶是也案此承上章言姜嫄克禋祀上帝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禋祀其然生子謂生后稷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傳誕大寘置腓碎字變也天

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

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傳牛

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

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疏誕大上

下文兩誕字下章四誕字誕皆美大之詞也寘占作寘

寘置卷耳伐檀同腓碎采薇同字訓變言變護之也碎

讀般碎之碎亦變護之意傳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

以顯其靈也者此豕釋上章之義云帝不順天是不明

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此總釋本章之義帝高

辛氏帝也帝嚳知姜嫄之生后稷異於凡人是天意欲

顯其靈矣故置隘巷平林寒冰皆承天意而異之於天

下之事傳依經作解義甚顯白不若後世橫滋異說載

疑以誣經也○車牽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傳云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豕牛羊腓字之句

以釋經寘之平林也云又為人所收取之以釋經會伐

平林也人即伐平林之人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

之者以釋經鳥覆翼之也經言覆傳兼言藉申補經義

王逸注楚辭天問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藉

猶薦溫也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此

又豕會伐平林句以釋經寘之寒冰也先釋鳥覆後釋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會傳

呱聲呱然而泣以釋經后稷呱矣也說文呱小兒

見大鳥既去意亦豕上二句以釋經鳥乃去矣也云后稷

者猶理之常有故更欲顯其異而置之於寒冰之上及

逆經之意而釋之者此其例也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

置冰為承上起下之詞傳有順經之辭而釋之者亦有

之矣者言置隘巷而牛羊變護寘平林而適人會伐二

大鳥既去意亦豕上二句以釋經鳥乃去矣也云后稷

呱聲呱然而泣以釋經后稷呱矣也說文呱小兒

見大鳥既去意亦豕上二句以釋經鳥乃去矣也云后稷

覃長許大路大也岐知意也疑識也藝之荏菽荏菽旆
旆禾役穉穉麻麥蒙蒙瓜瓞啾啾傳荏菽戎菽也旆旆

然長也役列也穉穉苗好美也蒙蒙然茂盛也啾啾然

多實也疏說文覃部引詩作覃今字通俗作覃廣雅亦

也寔覃寔許言于是長大也上寔訓于是下寔爲助詞

猶云是刈是獲于是刈獲也是寔訓于是寔圖于是寔圖也皆

上是訓于是下是爲助詞句法一例路大皇矣同箋云

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誕寔匍匐言大矣是始能匍匐也

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匐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地也

匍匐也伏地行也匍匐高注淮南本經引詩亦作匍匐小

有知也詩曰克岐克嶷淺人依岐字偏旁改之耳岐知古

箋云今本毛詩作嶷音同音在十六部疑識古音同在

音同凡也岐者山之兩岐也心之開明似之故曰知意

之疑者心口閒有所識也故曰識也皇矣亦不識不知竝

言奐謂岐知疑識析言也渾言知識不別故說文疑解

少時便知教民稼穡故下文即言藝之之事○齊南山

傳藝樹也爾雅釋草荏菽謂之戎菽傳所本也菽釋文

作叔荏疑當作任任與戎皆有大義故箋云戎菽大豆

也大豆爲九穀之一種春秋莊三十二年齊侯來獻戎

捷穀梁傳謂戎爲菽即本管子戒篇北伐山戎出戎菽

布之矣旆從郭璞注旆猶旆也旆指戎菽爲胡豆孔仲達駁之

是矣旆從郭璞注旆猶旆也旆指戎菽爲胡豆孔仲達駁之

讀若輩長盛義同也○生者曰苗秀者曰禾別言也渾

言苗亦得稱禾禾役者苗之榦也禹貢三百里納結服

結服二字連文得義斷去其稟又去其穎謂之結帶稗

言謂之結服稟則脫於糠矣米則成爲梁矣孔傳云結

稟也服稟役案僞孔誤證詩之禾役蓋禹貢言穎生民

可解書之結服而可以證詩之禾役蓋禹貢言穎生民

言莖結者實也結服者稟之假俗字廣雅黍稷謂之

之皮也傳以列訓役列謂梨之皮也禾者苗也禾役者稟

梨廣韻穰禾莖則禾莖亦爲穰正義列爲行列失之矣

爾雅穰穰苗也此傳所本也說文穰禾采之兒引詩作

禾穎穰穰采或作穗許本三家詩指采說不指苗說與

爾雅毛詩皆異傳云苗好美當作美好釋文苗美好也

詩二二四

五

正義其苗則穰穰然美好可證○大東傳蒙滿篋兒蒙
蒙聲義相近廣雅亦云蒙蒙茂也又云萃萃茂也多實
者茂盛之意說文口部啍下及玉部珥下兩引詩作瓜
陔萃萃玉篇萃萃多實也今詩作啍啍者疑非舊本耳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第厥豐草種之黃茂

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傳

第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雖種也

稊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坐穎也粟其實粟

栗然即有邵家室傳邵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

后稷故國后稷於邵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疏助相

清廟雖同爾雅相勳也勳亦助也正義云第治釋詁文
今本爾雅作弗釋文引韓詩作拂拂弗也上章傳弗去
也治與去義相近湛露傳豐茂也種當作種下同傳云
黃嘉穀者嘉穀為禾之大名箋謂種黍稷不謂禾鄭據

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故以禾稼為諸穀苗榦
大名但他穀無異名或可假禾稼以通稱而禾稼斷不
可假稱黍稷生民之黃非黍稷也巳下皆言禾茂美還
同○方讀若菊有普徧之義傳云極畝蓋即甫田詩之
長畝漢志之長終畝是也苞之言固也苞訓本謂固苗
之本蓋即甫田傳之雖本漢志之附苗根是也此後稷
畝田之制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耦廣尺
畝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
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此
其義也種者以穀播土之名傳云雖種此即雖本之意
管子五行篇苗足本尹注云足猶攤也亦其義也實種
豕上文實苞言苞謂本則種為雖種傳以申實苞之訓
也雖種與莊子雖腫無用義殊正義誤引之以解為充
肥之兒釋文作襍種涉箋生不襍而誤稊訓長謂苗生
長也說文曳木生條也从巳由聲稊曳聲義皆相近發
之為言舒也傳云盡發言極畝之中苗并發也秀者禾
作采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文管子小問篇隰朋
曰夫稊內甲以處謂米也中有卷城謂稊也外有兵刃
謂也然則禾苗發秀正當成稊作也米處穀中時將
充滿也大田既堅既好箋堅孰齊好與此同也禾秀曰

穗禾末曰穎穗穎互稱坐穎者坐當作坐他穀不下坐
 故穎之名唯禾有之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張衡思
 玄賦嘉禾來穎而顧本是其義也說文桌其實下坐故
 从鹵則引申之為嘉穀實兒左傳云嘉粟旨酒栗猶栗
 栗然也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呂言治
 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呂言治
 禾苗生長之節次與詩義略同○說文邑部水經渭水
 注呂覽辯土注史記周本紀索隱引詩皆作有郃家室
 無即字白虎通義京師篇引詩作台漢人作釐並同郃
 姜嫄國說文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右扶
 風釐縣是也水經注渭水東逕釐縣故城南舊郃城也
 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郃之郃亭即地理志
 漢釐縣後漢併入郃縣郡志郃縣之郃亭即地理志
 釐縣地東晉以後又併入武功縣古釐城在今陝西乾
 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五里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
 故國后稷於郃者堯亦高辛氏帝嚳之子為后稷異母
 兄堯見天生后稷本始於姜嫄故即姜嫄國而封后
 稷亦猶帝嚳之順天也后稷封郃在堯時傳已有明文
 矣箋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列女傳
 母儀篇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

稷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說並同也云
 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者傳蓋揆下三章之意而言

誕降嘉穀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

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恆之秬秠是穫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傳恆徧也肇始也始

歸郊祀也疏經言嘉穀傳云嘉種嫌嘉穀為禾之大名

穀渾言之以兼黍禾也後人乃因傳改經耳說文禾部

及文選典引注引詩誕降嘉穀可證孔叢子執節篇魏

王問子順曰咎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

遂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

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穀孔
 叢偽書其所據詩亦作嘉穀今引詩作嘉種者以誤本
 改之也○秬黑黍秠一稔二米爾雅釋草文正義引春
 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說文鬯黑黍也一稔二
 米以釀或从禾作秬案秬本黑黍之大名以秬中之一
 稔二米者釀是謂秬鬯故小篆作鬯說文秬一稔二米

用爾雅毛傳文鄭志答張逸曰秬即其皮稗亦皮也然則秬者凡稗之稱因之以別一米之秬而又得為一稗二米之專稱單言秬則不見故必知秬即秬之皮而後秬因秬單言秬則黑黍不見故必知秬即秬之皮而後秬因秬得名之義可憐如也秬玉篇作秬稊爾雅說文皆作藁藁赤苗芑白苗亦釋草文說文禾嘉穀也藁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案赤苗白苗謂禾莖有赤白二種本為芑之名因為禾之名下言藁芑可以任負則不謂苗矣郭注爾雅云赤梁藁白梁藁其就已成之禾說猶是也至宋蘇頌冒為赤黍白黍者大繆程瑤田云黍之苗惟一色而無赤白之異○傳恆徧下奪也字今補釋文恆本又作互說文恆竟也互古文恆考工記弓人恆角而短注恆讀為恆竟也竟與徧義近恆者互之俗字與詩同任亦負也玄鳥傳何任也任與何同義任負猶負何也肇始釋詁文維清小豎同案上章傳言堯命后稷使事天此言后稷始行事天之祀祀為郊祀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也是郊祀即事天矣歸歸部國也獲畝任負始歸郊祀則在秋冬報非春夏祈矣此章肇祀與末章后稷肇祀為祀上帝文正相應后稷之祀上帝出於堯命如周成王命魯公祀帝于郊之例其在

古管當有明文今不可得而攷矣末章之肇禮記引詩作兆故鄭箋讀此肇為兆五帝於四郊之兆意據周禮孟春南郊祈穀祭感生帝以后稷配為說但周人祈穀在孟春及孟夏兩月孟春南郊以后稷配此人祀后稷與后稷自祀者不同詩言后稷自郊祀為天降嘉穀之祥故堯命之以事天報本不得援月令祈穀之文以釋此詩之義下章云穀孰而謀陳祭而卜傳義甚明矣凡祈穀與祈年不同祈穀以春播穀而祈秋實也祈年以報今秋成孰而祈來歲再豐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鞞或蹂釋之寔寔烝之浮浮

傳掄抒曰也或鞞糠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寔寔聲也

浮浮氣也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彌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孰而謀陳祭而

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焚蕭合馨香也
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以

與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疏我我后稷也說文春禱

百周禮春人注及儀禮有司徹注竝引詩作抗抗即
之或字毛詩作榆者為假借字經言穀傳云穀釋文
糠亦作康說文糠穀之皮也从禾米庚聲或作康是
康一字今隸變作康康者米包皮內皸康者謂穀既
後皮米離脫則揚去其皮而米自在箕下也說文云箕
皸也皸揚米去康也下文即言蹂米之事經言蹂傳云
蹂黍定本作蹂米是也箋蹂之言潤也皸之又潤溼之
將復春之趣於皸也此潤當作潤潤溼者以手重擦之
覃傳汗煩也箋煩煩擗之用功淡煩擗者以手重擦之
謂與蹂字從足柔聲義正相近若云潤溼則米已著水
豈能再春之理蓋箋以擗釋蹂正申傳蹂米之事說文
趣皸亦補足蹂訓也下文乃言浙米之事說文釋漬米
也釋音擇釋者假借字或古毛詩作浙米之釋也凡米
云浙米者士喪禮祝浙米于堂注浙米也

之而後次之是謂之浙亦謂之釋今吳俗謂之淘淘即
次之轉耳釋文變又作淩淩爾雅淩淩淩淩淩淩淩淩
引詩作淩淩玉篇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
記內則篇為稻粉粳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淩
說文蒸火氣上行也焯焯也引詩作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焯焯也浮焯義近炊米字從火三家詩及爾雅作焯焯焯
者本字毛詩浮焯則假借也○嘗之日以下周禮肆師
文傳引以證興來繼往之義嘗猶皆在秋時社亦為秋
報故良耜為秋報社稷篇末以似以續句與此章末以
興嗣歲句傳義相同也周禮祀天神南郊祀地示北郊
兩者皆於郊報祭義要非正解經文耳云穀孰而謀釋
知傳言此以補經義要非正解經文耳云穀孰而謀釋
經之載謀云陳祭而十釋經之載惟爾雅惟謀也謀即
謀卜也穀孰括上文任負之事陳祭括上文釋蒸之事
穀孰即謀報本陳祭即十豐年是以秋報為正祭而冬
報亦咳在報中周頌豐年序云秋報冬報此秋冬皆有報
祭之典月令孟冬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
祠于公社及門閭高誘注呂覽云祈求也求明年於天
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
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

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據高說
天宗公社皆於天地祈來年之祭亦與詩傳合○傳文
取下奪蕭祭脂三字寫者刪經中複語而於蕭上贖一
取字正義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焚蕭合
馨香皆郊牲特文是正義本無取字可證案禮記言黍
稷不言脂詩言脂不言黍稷互文鎔見也云蕭合黍稷
釋取蕭二字云臭達牆屋兼釋祭脂二字云既奠而後
焚蕭合馨香者蕭也脂也黍稷也三者合馨香鼻鬻傳
馨香之遠聞也此薦孰時也信南山取其血膏傳膏脂
膏也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
兩詩傳義同又案取蕭祭脂句當指宗廟之祭蓋詩末
三章本主郊祀而此章為承上起下故因報祭兼及廟
祭一語耳豐年良耜皆秋冬報祭之詩而竝有烝畀祖
妣之文此其義證也不然蕭脂已正祭薦孰之節下文
何為重言道祭往郊也○說文羝牡羊也廣雅羝乳乃
吳羊牡三歲曰羝漢書蘇武傳匈奴使武牧羝乳乃
得歸顏注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此即羝為
牡之證駁即犯駁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駁王
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駁遂驅之鄭注云行山曰駁
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

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引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駁之
祭也據鄭說則駁本行山之名因之行者封土為山象
謂之駁駁行神之所依故因之道祭亦謂之駁說文駁
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
駁既祭犯駁轅牲而行為範駁詩曰取羝以駁範範駁
也讀與犯同許與鄭說略同祭駁必轅牲詩言取羝則
所轅之牲乃羊耳杜子春謂轅駁磔犬者秋官犬人凡
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注云伏謂伏犬以王
車轅之杜本司農說也故聘禮注謂犬羊竝可用之正
義云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不知郊祀正天子
禮不得云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也月令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祀
行之禮北面設主于駁上案據鄭說行駁一事天子往
郊必告祖禰犯駁當即在廟門外則詩此句為祀行而
上句為告廟尤可徵信也若祭駁畢而飲酒曰餞送行
者之禮與此道祭無涉瓠葉傳加火曰燔燔而燔猶加也全
詩中三言燔燔唯此言燔烈烈燔聲轉而義同貫之加
於火曰烈即瓠葉傳抗火曰炙也燔燔為郊祭
薦孰之事報畢而祈故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

印盛于豆于登傳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

醢也登大羹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疏印我匏有苦葉白

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傳所本也豆說文作桓今通作

音同通假登又鐙之省假桓四年公羊注豆祭器名狀

如鐙考工記瓶人豆中縣注縣繩正豆之柄禮記祭

也鐙豆下附也案豆鐙制相似豆下之附名鐙則鐙必

有足豆以木鐙以瓦為別耳天官醢人朝事之豆饋會

之豆加豆之實皆有菹有醢儀禮特牲禮薦兩豆葵菹

蝸醢是豆薦菹醢也聘禮注凡饌以豆為本賈疏云凡

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公食大夫禮大羹湑不和實

于鐙注大羹湑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詩正

義引作登是大羹為登實也特牲禮設大羹湑于醢北

注設之所以敬尸也賈疏云醢北者為薦左公會大夫

昏禮大羹湑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上

章傳歆饗也居語詞上帝居歆言上帝其饗也與上帝

既命上帝是依句同胡何亶誠時善也胡臭亶時后稷

肇祀言何其芳臭達聞於天誠無不善者以后稷之始

行郊祀故也傳於上章肇祀訓始郊祀始字與此章今

字文正相對今今文武也周之功以后稷為始而以文

武為今篇中皆述后稷郊祀至文武於南郊之祀后稷

配天是序推言尊祖非經義所有耳箋云后稷肇祀上

帝於郊又云子孫蒙其福以至於是矣禮記表記子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此言后稷之祀祿及子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疏列女傳辯通篇晉

記時未治毛詩迄當作

造迄至釋詁文維清同

養性雖小不備可也亦辭恭欲儉之說也鄭注禮記謂

祀后稷於郊以配天解后稷兆祀句與箋詩不合注禮

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
文選班彪北征賦後漢書寇榮傳潛夫論邊議篇德化
篇漢人承三家舊說皆
以行葦為公劉之詩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傳敦聚貌

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傳敦與葦通文選馬

相親也疏說文立部葦重聚也敦與葦通文選馬

道行葦道葦也履亦踐也苞本也苞謂本根體謂枝莖

下言葉也傳云葉初生泥泥然字依羣書治要補葉

為初生則苞體亦為本枝孱弱之時方猶且也左思蜀

都賦總莖杞杞衰葉蓁蓁劉逵注杞蓁蓁茂盛貌也

李善引毛詩作杞杞廣雅荂荂茂也竝與泥泥同箋云

敦敦然道傷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

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

平案此即序所謂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也○禮記大傳

篇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言族人

不得與君行戚戚之道為君在位故也與詩戚戚義同

具俱也爾古邇字莫遠具爾與不遠伊邇句法一例漢

書文三王傳谷永上疏引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顏

師古注云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

遠皆昵近也案顏說是也莫遠具爾即內相親之意序

所謂內睦九族也養老之先必行射禮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二三章指燕四五章指射六七章正言養老

之事序所謂外
尊事黃耆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傳肆陳也或陳設筵者或授几者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踏之容

也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斝爵也夏曰醎殷曰斝周曰

爵疏肆陳楚茨同公會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

曰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是几筵皆大於加席矣

周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

成醢皆勝物非有孰汁也燔炙傳義見上篇○醢人饋
會之豆脾析麤醢鄭司農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既夕禮
注脾讀為雞脾脾之脾亦謂之脾脾亦謂之脾脾亦謂之脾
葉碎切之謂之脾天子諸侯牛百葉大夫士羊百葉說文
百葉謂之臄臄天子諸侯牛百葉大夫士羊百葉說文
谷口上阿也或作臄又已部臄舌也段注云舌當谷之
譌蓋許以谷釋臄臄以臄釋臄臄同釋文臄口次肉也
引通俗文云口上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臄
臄禮無明文唯少儀羞首者進臄祭耳嘉肴有臄其臄
進喙歟集韻十八藥臄切肉也取脾腎實臄炙之曰臄
詩嘉肴脾臄此或本三家詩說箋云以脾臄為加故謂
之嘉○燕禮有升歌也園有桃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
即指升歌閒歌言也園有桃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
徒歌曰謠歌謂正歌曲合樂所謠謂比於琴瑟也徒擊鼓
曰歌爾雅釋樂文歌引爾雅以釋或謂則經義已兼及
正歌傳既釋或歌又引爾雅以釋或謂則經義已兼及
無算樂矣正義從王肅所據毛傳作徒擊鼓曰歌是
也釋文及定本集注作徒歌曰歌誤字林或作罍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

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序賓以賢傳言賓客次序皆賢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

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

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

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羞好禮

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老勤稱道不

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疏說文彛畫弓也隸變

也彛本字毛詩作敦為假俗字畫弓謂繪畫之畫非刻

畫之畫形弓傳形弓朱弓也朱色之弓謂之形弓則知
敦弓為設色非刻文矣傳云天子敦弓者荀子大略篇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敦彫一聲之轉彫

作穀云張弓曰穀三家詩作穀與毛詩作句義異段注
說文云句讀倨句之句此弓倨多句少言句以見其倨
也不得云句即穀○說文挾俾持也段注云挾當作挾
也从二人會意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形
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接矢為本字
挾矢為假借字案儀禮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
政請射司射入于次摠於右巨指鈎弦自此階前日為
也三耦既拾取矢自西階此正射之始也耦揖進坐兼
射摠三挾一個升自西階此正射之始也耦揖進坐兼
取棄矢與順羽大夫亦兼取棄矢略同詩言挾四面摠
一個此樂射之始也燕射儀節略同詩言挾四面摠
射禮所謂挾如樹是卒射說文對立也讀若樹與對
既挾是初射如樹是卒射說文對立也讀若樹與對
通傳以中釋樹中即中藝也中藝猶對立也讀若樹與對
輕慢之意不侮言不輕慢也中藝猶對立也讀若樹與對
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中
人敬于禮則射多中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傳曾孫成王

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疏曾孫謂成王信南
選南都賦注引韓詩醕而而泂也又舊本書鈔酒會
部入作恬而不泂少麴多米曰醕韓以醕為汁滓酒七
月篇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春酒凍醪也凍
醪即醴禮有稻醴毛韓義同也傳詰醕為厚說文醕厚
酒也詩曰酒醴維醕○酌者勺之假俗斗者料之假俗
說文勺挹取也料勺也杓柄也是料謂之勺料柄謂
之杓北斗七星自一至四為魁象料自五至七為杓象
料柄大東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象料自五至七為杓象
北有斗言挹取酒醴用大料也蓋象即取諸大料也酌以
大斗者言挹取酒醴用大料也蓋象即取諸大料也酌以
柄長三尺其制未聞正義據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
六寸長三尺引為證祈訓報謂報賓也此時射畢飲酒
成王為主主人老為賓主人報賓之酢也南山有臺傳云
復酌大斗以酌賓是主人報賓之酢也南山有臺傳云
黃黃髮耆老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傳祺吉也疏黃考傳見於南山有臺矣

雅齡背耆老壽也大老猶言大壽也箋云台背為大老爾

大老則背有齡文郭注爾雅云齡背皮如齡魚詩作

台古齡字也闕宮篇亦作台背引長翼敬卷阿同以

引以翼言長之敬之也箋云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

曰引在旁曰翼祺吉爾雅釋言文吉猶善也

介景皆大也序所謂乞善言以成其福祿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疏此祭畢

燕之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疏傳釋既字訓為盡又訓為終則全詩終字

既也盡其禮者盡其饗燕之禮也終其事者享祀為事

之始則饗燕為事之終也小明介爾景福傳云介景皆

也大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傳將行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疏

將行楚茨同昭亦明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

祀令終有倣公尸嘉告傳倣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

侯也疏融長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宋衛荆吳之間曰融

明而未融服注云融高也長高義亦相近爾雅明朗也

二字互訓說文眼明也今作朗傳文始於饗燕終於享

祀始終二字疑互譌當作終於饗燕始於享祀今本錯

亂不可通矣此章之義上二句承上二章也下二句起

享祀中事是始為享祀非為饗燕也凡祭有正祭明日
之祭為釋祭釋有賓尸之禮禮畢又有饗燕賓客行旅
疇之禮蓋既醉一篇為饗燕賓客而作言饗燕者必本
始於享祀此善終者如始也楚茨云為賓為客獻疇交
鎔禮義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小福萬壽攸酢
又云爾肴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使君壽
考皆因饗燕以推本於享祀獲福則楚茨三章六章與
此篇詩意正合也正義謂禮以祭為重故謂之終事禮
為終則與人交接為始孔不能釐正鎔誤強為曲解失
之俶始釋詁文○正義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
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
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
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案傳言天子尸以卿為之故曰公
尸公君也疑傳文言諸侯也四字後人據鄭箋增入正
義云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孔所據與今本異
以申足傳說然則傳言卿箋言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
曲禮疏云祭祖則用孫列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
夫為之故既醉注天子以卿鄭箋諸侯入為天子卿大
夫故云公尸是傳文無此四字又可證矣宣八年公羊
注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

孫為尸傳云天子以卿正與逸禮合也告讀嘏以慈告之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

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

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

之徧至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

也疏爾雅嘉善也靜與靖通靖亦善也傳引禮記郊特

禮記和下衍氣字非也朝事薦腥饋會薦孰二者皆為

正祭則所云恆豆者謂朝事之豆饋會之豆也加豆者

謂加豆之實也禮記疏云醢人加豆為尸會訖醢尸所

加之豆是也豆皆有菹有醢說文菹酢菜也是菹作菜

亦陸產之所兼也云加豆陸產者若筍菹亦陸所產也
云其醢水物者若魚為水物可作醢也鄭注周禮云凡
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腍為菹齏菹之稱菜肉通

是菹亦醢也記文於菹言水草於醢言陸產又於加豆
不言菹於加豆之醢但言水物凡饌以豆為本故言豆
而不及籩皆互文錯見之例記文正謂天子祭祀之事
毛傳引之亦此意也鄭注禮記以恆豆為諸侯朝事加
豆為諸侯饋會蓋以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
不同為說正義即本鄭注以申毛傳誤矣傳既引禮記
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也者箋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此鄭
申毛也正義謂道之徧而至於水土亦誤○假樂傳云
朋友謂羣臣也蓋在正祭為助祭之羣臣而在釋祭則
為與燕之賓客此云朋友猶楚茨之賓客統釋祭而名
之耳經言攝傳云攝佐此益其辭以明其義詩述聞云
攝即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注曰攝佐也
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
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

善也**疏**瞻卬篇威儀不類傳類善也時與類同義類弁
傳云時善也君子孝子謂成王也有語詞○匱
竭古聲同部不竭猶無已也禮記祭統云大孝不匱博
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又皇矣傳云類善也勤施無私曰

類此傳以不匱為不竭即是博施備物以類為善即是
勤施無私博施勤施其意與下章壺廣之義相通則不
匱與類非有二義也永長錫子爾爾孝子也言孝子有
不竭之善則祖考之神長予孝子以善也永錫爾類與
楚茨篇永錫爾極句義皆同隱元年左傳君子曰類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是之謂乎施即所謂博施勤施也引詩以美類考叔
之孝又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
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
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
乃非德類也乎類亦德也引詩以譏晉人之不孝兩引
詩皆義取不匱原有廣施及人之意孝子有是善祖考
長予之以善故國語謂不忝前哲以釋此詩之類也類
字皆不作族類解方言云類法也法與善義亦相近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傳**壺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傳**

肩嗣也**疏**說文口部壺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
詩曰室家之壺隸變作壺爾雅宮中街謂之

壺壺本為宮中街名引申之則為廣廣之言擴充也孟
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正與此廣訓合正義引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爾雅肩嗣續繼也肩為繼亦為嗣互相為訓祚當依釋文作胙胙說文有胙無祚肉部胙祭福肉也因之凡福皆曰胙胙肩胙胙也永錫胙胙言長子子孫以福祿也孝子對祖考而言故永錫為祖考之神長子之兩永錫同若謂天長子之則失其義矣下章天被爾祿纔說到天命耳周語晉羊舌肸引此詩而釋之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雷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忝之謂也肩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忝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胙則單子必當之矣毛傳類善雷廣肩嗣悉本國語立訓與昊天有成命篇同

其肩維何天被爾祿傳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傳

僕附也疏曰受祿假樂曰受福是祿福同也六書故引此詩毛傳有景大也三字景命大命也僕讀與僕同考工記輪人欲其樸屬鄭司農樸讀如子南僕之僕鄭注

云樸屬猶附箸堅固貌也角弓傳云附箸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傳釐予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疏

釐讀為賚楚茨傳賚序皆云賚予也正義引爾雅釐予賜也今釋詁作賚予賜也釐賚聲同予賜義同爾亦女也爾女二字連文孟子盡心篇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此即爾女連文之證序云人有士君子之行即指此章末之士而言之也繁露俞序篇云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案董說雖不釋詩而與詩義合毛讀女音汝鄭讀女如字箋云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與毛詩序不合而與列女傳母儀篇引詩義合蓋鄭用魯詩也爾雅從重也

鼻鷲五章章六句

鼻鷲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疏此釋祭賓尸之詩承上篇由饗燕之終以推本乎享祀之始所以完令終有俶公尸嘉告之意

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大平則

萬物眾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傳馨香之遠聞也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疏爾雅舒鳧鷖鷖沈鳧鷖音施詩之鳧

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方言云野鳧甚小而

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鷖鷖大者謂之鷖鷖楚策

小臣之好射鷖鷖集韻云鷖小鷖也此皆鷖之異

名也倉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鷖周禮巾車安車雕

面鷖總鄭司農注云鷖讀為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

以繒為之鷖青黑色陸元恪謂鷖青則鷖與鳧形色

皆相似案五章皆以鳧鷖發端水鳥之眾多由大平之

所致也此傳云大平則萬物眾多魚麗傳亦云大平而

後微物眾多義同又魚麗序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

明箋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亦與此詩義合○詩

箋小學云按此篇涇沙渚澤壘一例不應涇獨為水名鄭

居水中承在涇為言引爾雅直波為涇釋名水直波曰

涇涇徑也涇徑徑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與案

絕水也同一例此當是傳文非箋語也涇水會也壘山

鳥也大平則萬物眾多涇水中也箋云鷖鳧屬也水鳥

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今本傳

於鳧水鳥也下衍鷖鳧屬三字而又以涇水中也四字

攬入箋語皆係轉寫致誤李善注文選西都賦云毛萇

詩傳曰鳧水鳥鄭玄詩箋曰鷖鳧屬也據此知傳箋非
舊本矣○既醉傳云公尸天子以御燕飲也正祭之
尸唯祭酒啐酒而已釋祭以賓禮事尸故尸得燕飲之
也寧安也言孝子之心安也每章言公尸來燕又言公
尸燕飲是來燕就公尸說來寧來宜來處來宗熏熏皆
就孝子說易林大有夬身鷖游涇君子以寧履德不愆
福祿來成焦以君子以寧解來寧得其指矣來皆詞也
爾爾孝子也爾酒既清所謂清酒既載也賓之初筵傳
豕豆實也生民篇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此傳
云馨香之遠聞也者即所謂其香始升也福祿來為猶云
也福祿來成猶云福履成之也履祿也福祿來為猶云
福祿媿之也媿厚也福祿來下猶云福祿攸降也福祿

來崇猶云福祿申之也來亦皆助詞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

酒既多爾殽既嘉傳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公尸燕飲

福祿來為傳厚為孝子也疏積傳以水旁釋沙謂水旁多

說文云沙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見爾雅沙出沙

出即水少沙見之謂今俗評水旁為水灘難即渾之轉

語矣郭注云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為渾謂渾在渾中乃

即瀨也說文瀨水流沙上也瀨與渾不同○爾雅宜事

也宜謂宜其事采蘇傳云事祭事也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所謂宜其事也云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下當有也

字今奪齊多釋多備美釋嘉上篇傳云籩豆之薦水土

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

道之偏至也二傳意同為造也孝子即既醉之孝子亦

即序大平之君子謂成王也孝子對公尸之稱永錫爾

類永錫胙皆所謂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傳渚汜也處止也爾酒既湑

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疏采蘇傳汜渚也渚汜

止讀如君子至止之止一說止容止也○伐木傳以簋

曰湑又云湑酋之也昔讀為縮簋昔皆去汁滓之義箋

湑酒之湑者也士冠禮注湑清也內則注清湑也

爾酒既湑猶云爾酒既清矣說文云脯乾肉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傳渚水會也宗尊也既燕于

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傳崇重也疏說文云

大水曰渚詩曰鳧鷖在渚此許申毛也箋渚水外之高

中則全乎君故以尊詰宗也王肅云尊敬孝子即箋尊
主人之意然尸以象神不應尊人自當以孝子尊公尸
為義優也雲漢靡神不宗宗尊也二傳意同既燕于宗
即承上文為言于于是也宗者亦謂孝子之尊公尸五
章每中開二句皆就孝子能敬養公尸而公尸克饗以
為說此雖文變而義無殊也崇重釋詁文烈祖申錫無
疆傳云申重也

崇與申義同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傳壘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傳欣欣然樂

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疏壘山絕水義
之俗字絕渡也猶通也壘為山間通水之處與首章涇
水中也一意爾雅釋厓岸谷者激水經流注引爾雅
作微郭注云微水邊通谷也微壘一聲之轉箋云壘之
言門也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壘顏師古云壘者水流
夾山岸深若門也即引詩鳧鷖在壘顏注與鄭箋聲讀
相同當本三家舊讀續志蜀郡湔氏道劉昭注云蜀王

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彭門浩壘亦一
聲之轉○來止當依說文作來燕上四章皆云來燕也
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許依字作醺故為醉
其實詩義不為醉也釋祭畢尸既出其時賓客行旅
酬之禮始有醉酒飽德之事此云公尸燕飲尚未及旅
酬之節不得言醉傳云和說祭義所謂饗之必樂也大
玄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亾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
行也與詩熏熏同文遜東京賦君臣歡樂具醉熏熏薛
綜注云熏熏和說貌薛本毛訓爾雅欣樂也重言曰欣
欣正義云樂謂尸之樂是也說文券或作芬信南山亦
曰芬芬此傳云芬芬香也首章傳云馨香之遠聞也兩
香字同意言燔炙猶散也士喪禮筮宅命曰度茲幽宅
兆基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蓋當時有此常語生民云庶
無罪悔以迄于今後即今也艱猶罪悔也文義正同傳
云言不敢多祈也者所祈止于是而已禮器君子曰祭
祀不祈莊子讓王篇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喜福也呂覽
誠廉篇作不祈
福文義與詩同

假樂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宐民宐人受祿于天傳假嘉也宐

民宐人宐安民宐官人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

也疏假嘉爾雅釋詁文序亦以嘉詁假也左傳文三年

引詩嘉樂君子此以嘉詁假之證維天之命雖同大明

傳云嘉美也嘉者美嘆之詞嘉樂二字不連讀君子謂

成王也廣雅云顯顯者禮記作憲憲與毛詩不同故也

憲憲為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

宐人宐官人傳必分釋之者因末二章皆言成王之

能官人末二句又帶及安民之意而與凡泛言民人為

政而宐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此三家詩與毛詩異保

右命之據上文義此命之當是天命之中庸引詩作

佑爾傳右助也命亦天命與此保命同申之言申之以

福祿也采叔福祿申之傳亦云申重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宐君宐王傳宐君王天

下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疏早鹿傳云干求也祿福義

詞也千億言子孫眾多也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二句承

上章自天申之意穆穆皇皇又以美成王之令德也文

王傳穆穆美也泮水傳皇皇美也少儀云言語之美穆

穆皇皇與此義同宐君宐王釋文作且君且王云一本

且作宐字案作宐字是也宐民宐人兩宐字平列宐君

言成王有此穆穆皇皇之令德固宐君王天下耳斯干

朱芾斯皇家室君王與此君王同若經作且字則傳言

郊語篇云舊章者先聖人之謂文章也並與孟子釋詩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無怨無

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疏猗嗟傳訓抑為美

亦云美也秩讀成秩無文之秩秩有次第之意重言之曰抑抑故

曰秩秩傳云有常有典常也意承上章率由舊章為訓

爾雅釋訓抑密也秩秩清也箋用釋訓文或本三家

詩○皇矣詢爾仇方傳仇匹也與此匹同義匹亦仇也

箋云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繫露楚莊

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引詩云

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案此為鄭箋所本毛無傳下章釋

朋友為羣臣則此羣匹為羣臣傳意亦然也卷阿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與此四方之綱句義相同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友羣臣也百辟卿士媚于天

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傳暨息也疏之綱承上章綱紀

也綱紀指羣臣說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傳其神足

以綱紀四方又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官人

足為四方之綱紀雲漢散無友紀亦謂因荒散亂無朋

友之綱紀義並同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言朋友足以綱

紀四方故天子欲燕飲之也伐木六月沔水雲漢皆天

子稱臣為友沔水傳云邦人諸友謂諸侯也此云朋友

羣臣也者揆下言卿士故不專指諸侯說○百辟謂外

諸侯也卿士謂內諸侯也桑扈之百辟為憲猶六月之

萬邦為憲也丞民之式是百辟猶高高之式是南邦也

雲漢傳羣公先正百辟卿士也亦以百辟為羣公卿士

為先正可證思齊傳云媚愛也不當作匪丞民韓奕闕

宮殷武皆作匪解匪不也或後人以匪訓不遂改經之

匪字為不字矣釋文作匪解舊本書鈔政術部十引此

詩正作匪解暨息邠谷風同成二年昭二十一年哀五

年左傳引詩皆作暨顏真卿書郭令公家廟碑作民之

攸暨集韻八未云暨通作暨案暨者暨之俗字也正義

引爾雅某氏曰民之攸咽本三家詩咽暨聲同暨息也

息止也生民傳攸止福祿所止也匪解于位民之攸暨

言羣臣皆不解於其位則天下民人

同受福祿矣與首章傳云安民同意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疏召公獻公劉周公陳七月召公相維周公營維左右成王

二詩
共作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而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啟行傳威斧也

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

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疏篤訓厚厚者即序云厚

經言公劉自邠之幽之事故傳先釋居邠遭亂辟難以釋經不居不安之義云遷民邑幽又撥下文以總釋去幽之由亦以美公劉有厚於斯民之道也生民傳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邠是邠后稷之舊邦也至公劉亦國於邠白虎通義京師篇言公劉去邠之幽與毛傳公劉居邠義合傳云遭夏人亂辟中國難者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幽漢書同此公劉為避桀之確證也又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于幽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走岐下漢書同計商祀六百公劉至大王三百餘歲此又公劉在夏末商初之確證也漢書古今人表公劉列於夏末有以也公劉者不窋之孫周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用失其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于戎狄之閒周語又云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戴氏震詩考正云不窋已上世為后稷之官不知凡

幾傳之不窳然後失其官也史記周本紀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窳立亦謂最後之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窳立也夏之衰疑在孔甲時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窳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甚遠者案戴說是矣不窳及夏衰在孔甲時公劉遭夏亂乃在帝桀世亦既章章可考官謂王官后稷之官也夏都冀州郃在雍州之西為古戎狄地竄匿也竄于戎狄者不窳失王官而匿就郃國故至公劉初年尚在於郃耳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駘與郃通周在夏地不及郃岐已北則終夏之世尚無幽土可知公劉棄夏人亂自郃之幽非失郃也幽亦非周故有也周故有郃地後公劉啓幽土故詩中紀郃幽風土綦詳釋文引書大傳云公劉名也疑公劉為商之三公故稱公受商命故得張弓矢乘斧鉞公劉當日必有佐成湯平穰而戎之功焉後漢書西羌傳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穰之則毛傳所云公劉平西戎者蓋在此時也要之唐虞以來終夏之世國於郃夏末商初國於幽歷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險公非高圍亞圍公組至古公亶父自幽而岐焉郃岐幽皆屬漢右扶風界內涇水之南渭水之北

○治場積穀是紀居郃事也伐木傳餼會也餼糧卽糗糧也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引此傳文有餼糧會也四字橐囊皆裹糧之器僖二十八年甯子執納橐囊焉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餼為之簞會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此橐可裹糧也漢書東方朔傳奉一囊粟此橐可裹糧也史記陸賈傳索隱引詩傳大曰橐小曰囊與今本異又戴侗六書故引毛傳作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恐出記憶之誤也裹餼糧於橐囊是紀去郃事也孟子囊恐出記憶引詩釋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趙注云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倉之糧於橐囊也公劉遷幽固未嘗失郃矣思詞也傳以和睦訓輯以顯於時訓光顯也○傳訓賦揚為斧鉞亦有行者相與和睦以為光顯也○傳訓賦揚為斧鉞賦之為言迫也爾雅越揚也越越皆從戊聲古祇作戊說文賦戊也戊大斧也淮南子兵略篇云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是鉞有發揚義也又云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是斧有威迫義也可以想像其遺制矣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鈇與斧通爰於也方之言甫也啟行開道路也從者十有八國正義下章之義而云去之幽也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正義

云不知
出何文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傳胥

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陟則在巘復降

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巘小山別於大

山也舟帶也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

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疏胥相縣同禮記善相

相原義也庶繁言人眾多也宣徧爾雅釋言文皇矣王

此大邦克順克比傳慈和徧服曰順此詩既順即克順

則徧即徧服慈和徧服即上章傳所謂民事時和民與

和睦也周語劉康公曰寬肅宣惠君也寬所以保本也

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

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

何事不徹毛傳正本國語為訓永長也嘆釋文正義皆

作歎傳無悔宋本作無侮非也皇矣其德靡悔彼言文

王之德民無悔恨此言公劉之德民亦無長嘆與文王

同也此紀公劉居郤之事○說文無巘字疑毛詩本作

獻巘原即皇矣之巘原也此猶巘羔即巘羔之例巘或

作巘爾雅巘或作巘山旁皆後人所增誤正同爾雅小

山別大山巘又重巘廉畫然兩字釋名巘誤為巘解者

即泥巘字作解而以小山別大山與重廉之崖岸細合

為一其誤始於劉熙之釋名孔仲達遂謂此與皇矣義

別矣鮮原詳皇矣篇其地在岐周之東北南近於郤公

劉從郤而由所涉之地故陟巘降原望北而行即上章

啟行之所由徑也下文玉瑤鞞琫皆言在塗備武之事

○小箋云舟即舟之假借故訓為帶傳文瑤上奪維玉

及三字依小箋補正木瓜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石襍

佩集玉石為之維玉及瑤言有玉與石也正義謂瑤是

玉之別名誤佩有事佩有德佩鞞琫容刀事佩而玉瑤

德佩故傳云言有美德也鞞琫說詳瞻彼洛矣篇傳文

德字涉上文美德而衍言有美德言有度數言有武事

文法一例正義云故云言有度數是本無德字可證瞻

彼洛矣傳天子玉琫而珣珣此其度數也容刀佩刀也佩

琫而鐻琫士珣琫而珣珣此其度數也容刀佩刀也佩

詩二十四

刀以爲容飾故曰容刀瞻彼洛矣韎韐與鞞琫容刀之佩
事之服飾公劉遷豳行備武事故亦有鞞琫容刀之佩
也又采芑篇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蔥珩凡兵事又
有蔥珩之佩此言維玉及瑤者與采芑同意正義不得
解其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傳溥

大覲見也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眾所宐居之也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廬寄也直言曰

言論難曰語疏百泉未聞疑近在於豳此卽弟五章相

泉水當之俱在涇北者非是傳訓溥爲大箋訓廣義同

山脊曰岡岡卽豳山之岡也豳山在百泉之南故曰南

岡乃石經作迺覲見抑同爾雅作邁卽五章既溥既長

既景乃岡度其夕陽豳居允荒也陟岡覲京與定之方

中升虛望楚文義相同傳是京乃大眾所宐居之也野

也當作地字之壤也箋京地乃眾民所宐居之野也野

字理不可通御覽地部二十引箋作宐居之地不誤可

據以訂正矣傳云是京承于京言京師爲大眾云乃大

眾所宐居之地謂將營造都邑也疑此傳文當作是京

乃大眾所宐居之地也十一字以釋乃覲于京句併傳

寫者又誤移在下句耳京大也京地大地也周以王者

之居稱京師義取諸此○漢書會貨志在壑曰廬何注

宣十五年公羊傳在田曰廬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

居呂覽仲春紀耕者少舍高誘注云皆耕在野少有在

都邑者也尚書厥民析散布在野此卽所謂春夏居也

然則廬者田中之廬八家廬井二畝半春夏所居故謂

廬爲寄也旅眾也在野之眾謂之廬旅猶在邑之眾謂

於大地之野爲大眾定廬舍行井田法于時處處者猶

繇詩迺慰迺止迺左迺右也于時廬旅者猶繇詩迺疆

詩二二四

元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會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疏于京斯

幽之大地依之以立國也楚茨傳云濟濟踰踰言有容

也正義云公劉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

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又云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

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正義本傳文登

席下無坐字當據以訂正席筵也謂重席也几謂形几

也登席為賓則依几為主人矣說詳行葦篇正義又引

左傳說饗禮設几而不倚此或兼會禮故得依几案公

會大夫記不授几無阼席鄭注云公不坐也此言君臣

其几席為燕飲之禮○傳訓曹為羣謂羣臣昭十二年

左傳周原伯綏虐其與臣使曹逃杜注曹羣也此曹即

羣臣之證造為也言為其羣臣設飲會執豕用匏是其

禮也周禮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國新即新國公劉

新國於幽執豕為殺禮傳意本周禮為訓也箋云酌酒

以匏為爵蓋以一匏離為二酌酒於其中是日匏爵亦

謂之瓢鬯人祭門用瓢齋鄭注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

祇以齊為尊是也又謂之鬯士昏禮實四爵合鬯注合

鬯破匏是也凡郊祭與昏禮器皆用匏禮記郊特牲注

此謂大古之禮器公劉新國用大古禮器以燕羣賓客

傳云儉以質儉謂殺禮周尚質也○燕有會飲之禮會

飲猶飲會也君謂諸侯也諸侯君一國即為一國之大

宗版傳王者為天下之大宗王者王天下即為天下之

大國是天子諸侯皆得稱大宗也其時公劉為諸侯始

君幽國設酒會召族黨後子孫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傳既

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傳山

而日夕陽荒大也疏景日景也定之方中揆之以日傳

考日景之灋也說詳定之方中篇既景迺岡句從上起
 下之詞正義云考其日景即上既溥既長以日景考之
 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也周語仲山
 甫曰國必依山川○胡承琪後箋云傳以單為對復之
 名單者一也獨也三單者即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為軍不及其羨故曰單三軍故曰
 三單傳云相襲者猶言相代則三單之中尚有更休疊
 上之法此為制軍之數案胡說與岳州王夫之詩稗疏
 略同王夫之略放春秋繁露爵國篇口軍之說百畝以
 會八口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人三分而用其一
 畝而賦口軍一即後世之三丁抽一相襲謂上役休罷
 更番充伍此皆足以申明經傳之旨言公劉之不欲盡
 民力如此也隰原猶原隰文倒之以協韻耳傳訓微為
 治嵩高微申伯土田傳亦云微治也箋治者正其井牧
 定其賦稅微申伯土疆以時其糧箋王使召公治申伯
 土界之所至彼箋與傳訓同而唯此箋讀微為周人百
 畝而微之微以申明微治之義不知毛傳言治田不言
 徹法也韓奕維禹甸之甸治也箋與傳訓同而信南山
 篇甸讀為四丘為甸之甸以申明甸治之義不知毛傳
 言治山不言丘甸也鄭說俱非毛義○山西曰夕陽爾

雅釋山文湛露傳陽日也山之西夕見日故曰夕陽山
 之東朝見日故曰朝陽因之山東為朝陽而山西為夕
 陽矣夕陽建國則幽居在幽山之西地理志右扶風枸
 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邑方輿紀要邠州南有幽山
 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枸邑城縣西三十里有古幽
 城案幽城即漢之幽鄉在枸邑縣界中非枸邑即幽城
 也今三水縣在涇北枸邑在縣東邠州在涇南幽山在
 州南而公劉幽城猶在幽山之南南至邠城不及二百
 里幽土為邠之北境邠入說文邑部則地名作邠山名
 作幽公劉遷邠為幽山之邠邑是不踰涇水固較然矣
 徐廣云漆縣東北有幽亭今邠州西漢漆縣地
 允語詞荒訓大者謂即大眾所宜居之地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

澗傳皇澗名也迺鄉也過澗名也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疏白虎通義京師篇引詩于邠斯觀說文邠幽同

字觀乃館之假借字也傳云舍者止息之義則未有室也下文正言營造都邑之事○正絕流曰亂爾雅釋水文正中也絕渡也水就下為順流挽上為逆流中水而渡是為正絕流說文亂不治也中水而渡則水之不治者也渭水出鳥鼠山自西而東流入於河當渭之北厲磬產於渭南諸山涉渭中渡而取厲磬是為亂經作為傳作曰一也禹貢云入于渭亂于河梁州貢道浮潛逾河東北入渭沿流而東至今華陰縣之渭口西河水從北而南下由渭涉河從蒲州以達帝都此必中水而渡故亦為亂大禹所名也詩書義同中山經陰山蠱尾之山多礪石厲與礪同礪旱石礪厲之假借字傳訓礪為石則厲亦石也說文云厲旱石礪厲石厲礪者斲礪之厲也古者天子廟柄必加密石焉諸侯則斲礪之厲礪者為營宗廟也部在渭北涉渭而取厲礪則渭南亦在部境此公劉新遷於幽而於故都取足材用焉周本紀云公劉渡渭取材用止也縣詩云日止日時也迺括縣詩篇義止基基亦止也縣詩作廟立社之事眾有縣詩云迺疆迺理也眾有即縣詩作廟立社之事眾有猶富有也箋以眾謂人有謂眾○皇澗未聞寰宇記寧州下文止旅乃密始言人民耳○皇澗未聞寰宇記寧州

真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曰大陵小陵水出巡河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幽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即皇澗矣今攷寧州在邠州北百四十三里真寧縣又在州東中隔涇水灑以陵水有南流之水即皇澗恐非是幽居在幽山之西皇澗在幽居之東故曰夾夾讀如夾右碣石之夾夾即挾也正義云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則誤以為山夾水矣過澗未聞迺讀如如彼迺風為迺鄉逆流行水曰澗澗即迺字過澗當在幽居之西三蒼云逆流行水曰澗澗即迺字過澗當在幽居之西北兩澗皆出幽山皇澗逕幽居之東南流入於渭過澗嚮之是也○旅眾也傳訓密為安者言從遷之眾止幽乃安耳說文宓安也密宓聲相近芮水居芮者洎之假借字尚書左傳皆作洎說文洎水相入也案水相入即水會成厓之處洎者外水相入不謂水之內也傳訓鞫為究者究之為言曲也淇奧傳奧隈也奧或作澳亦作澳鞫者澳澳之假借說文沈水厓枯土也究即沈之假借傳意釋芮鞫為水厓之曲兼有內曲外曲兩義箋乃分釋芮內鞫外鞫而後人遂因此箋改爾雅外為隈作外為鞫不知爾雅釋澳謂與鞫聲通則可而於大

雅之芮鞫初無涉也又案周禮職方氏其川涇汭鄭注
 云汭在鹵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坻之即地理志右扶風
 汭水出而北東入涇詩芮坻雍州也顏注阮讀與
 鞫同韓詩作芮阮與謂班用魯詩魯韓同字廣雅坻隈
 也說文之沈即阮坻之異文阮為汭水之曲與毛傳鞫
 究同義唯汭為水名義稍異毛傳之所謂水厓或即涇
 水之厓也胡渭云涇水東南流至邠州長武縣東芮水
 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經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
 故鹵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朱右曾云水厓蓋主
 過涇而言公劉崎嶇戎狄立國鹵谷境必不廣且鹵城
 在涇水東汭水在涇水西詩不言涇豈得越涇而居芮
 此毛傳之精所以勝於韓詩也二說未知誰是即就也
 芮鞫之即言從遷眾民依就水厓之曲而徙處
 此也易益卦云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河酌三章章五句

河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譽有道也疏
 類聚職官部二楊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
 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案此三家說河酌為公劉詩也

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饔餼傳河遠也行潦流潦

也饔餼也饔酒會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強教

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母之親疏河讀為迥假

迥遠也行潦流潦采蘋同大東傳挹漑也廣雅漑酌也

是挹與酌義同也有司徹注云注猶瀉也餼又作饋爾

雅饋餼稔也稔又作餼郭注云今呼餼飯為饋饋熟為

餼孫注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餼說文饔餼飯也或作饋

作餼餼飯氣蒸也詩正義引蒸作流爾雅釋文引蒼頡

篇云饔餼也案饔與饔聲義相近故饋饔並有饔飯之

義饔即滫也饔酒會天保同方言饔餼者謂以水饔酒會也

箋云可以沃酒會之饔○禮記表記篇詩云凱弟君子
 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禮記表記篇詩云凱弟君子
 母之親傳所本也凱俗豈字傳豈作樂弟作易者蓋以
 訓詁字代之也各本母之親上有有字俗依禮記增入
 傳固不必悉依禮記文也鄭注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覽不屈篇惠子曰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此本三家義而意則同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傳濯滌也鬯祭器豈

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周禮大宰宰夫大宗伯小宗伯肆

同義故傳訓濯為滌也鬯祭器者周禮司尊彝追享朝

享其再獻用兩山尊鄭司農注云山尊山鬯也禮記明

堂位尊用犧象山鬯山尊夏后氏之尊也禮器廟堂之

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君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是

鬯為祭器矣又司尊彝六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鄭

司農注云鬯臣之所飲也詩曰緝之罄矣維鬯之恥案

此亦宗廟之鬯也爾雅彝卣鬯器也小鬯謂之斛

坎卣中尊也郭注云鬯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傳漑清也豈弟君子

民之攸暨疏漑當依釋文作漑匪風傳漑滌也此篇濯

概周禮世婦掌祭祀賓客褻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

盥盛鄭注云概拭也爾雅拭清也拭古作飾清同澗說

文澗無垢歲也案上言濯鬯為滌祭器此言濯概則所

包者廣不特祭器矣何以明之特牲饋食禮宗人升自

西階視壺濯及豆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濯概也此

士禮也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

廩匕與敦于廩爨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凡洗篚于東

堂下注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此大夫之禮也天子

饋食禮無明文首章饗饋則為饋食可知二章視滌濯

可據特牲少牢二禮例推而知傳義本諸此○假樂篇民之攸暨傳云暨息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疏說文卷剝曲也是卷有曲義卷

又云發發者非有道之風何人斯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傳云飄風暴起之風竝與此飄風同興者以曲阿為興
起德化之地以飄風為惡人惡人消則賢人長矣故
王者以德化養育人材為亟務此召康公戒成王之意
○君子謂賢人也游優游也歌歌舞也言樂易之君子
優游歌舞以陳其德音是能以德化者也來語詞此章
矢音與末章矢詩首尾相應故傳竝訓矢為陳也
韓詩外傳釋此詩云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豈弟

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傳爾終也似嗣也傳爾終

也疏說文伴大兒禮記大學篇心廣體胖注胖猶大也
有文章是與有文章義也汪龍詩異義云傳釋伴與為
廣大有文章箋釋伴與為自縱弛之意稽古編謂如鄭
解則與優游意復不如毛義之當但王肅述毛云周道
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
獨以伴與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斷非
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斷非

毛旨因參鄭箋而為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爾王可得
游娛矣從容而自得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
規模制度宏遠明備故天下承爾游而申成之陳氏此解允
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成之陳氏此解允
合經義○俾當作卑下同彌終生民同終猶盡也似讀
與嗣同○爾終爾雅釋詁文注引詩作嗣先公爾爾是
郭所據作爾爾與下章正義本注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同詞
案有爾字似優也爾與爾正義本注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同詞
是郭所見詩當作爾與爾正義本注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同詞
也爾與爾正義本注爾主矣純嘏爾常矣同詞
嗣先君之功而終
成之此箋申傳也

爾土宇畷章亦孔之厚矣傳畷大也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百神爾主矣疏土宇猶言封畿也畷大也長發四章

云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五章云受小其
大共為下國駿麗何天之龍傳以綴旒為表章駿麗為
大厚言法度章明又能篤厚而行之文義相同孟子
萬章篇云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所謂百神爾主也

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傳第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疏受命受天子命爾受命

天命而行也爾雅芾小也第芾聲同故義通傳緣本句

康字復對下文純嘏字故以第祿為小祿也民勞汙可

小康又禮記禮運禹湯文武成王之則賊亂將作傳意本

禮鄭注云康安也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傳意本

引詩祿祿康矣奪爾字鄭依三家詩嘏大賓之初筵同

純亦大也常猶長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

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疏說文

几也讀若馮馮凭聲同傳釋馮為道可馮依翼讀孟子

輔之翼之助詞引長翼敬行葦同詩異義云傳以馮翼

下有字為賢者之德引翼言王當長尊之恆敬之此篇本

戒王求賢不及祭事箋易傳為廟中事尸之禮

恐非詩意且與豈弟君子四方為則不相承接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疏重言曰顯顯說文匕部印望也

孟子望望然去之望望即印也氣盛謂之印印則德

盛亦謂之印印矣傳於上章馮翼為君子之德不為君

德則此章顯顯印印亦為君子之德不為君德顯然明

白荀子正名篇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

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而天下正說荀子亦行則白道而冥

窮是聖人之辨說也即引此詩蓋荀子亦行則白道而冥

子言之無奮矜之容無伐德之兼覆之厚經之所謂顯顯傳之

詩二

恭又充盛是溫盛二義相因下義即申足上義顯顯印
印之不列猶上章馮翼之不平列矣箋以顯顯指體
貌印印指志氣亦與毛傳不合說文珪古文圭字釋文
聞本亦作問爾雅釋詁疏荀子正名篇文選王融曲水
詩史岑出師頌注舊本書
鈔帝王五引詩皆作問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

日鳳雌曰皇翾翾眾多也諫諫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傳諫諫猶濟濟也疏說文鳳神鳥也靈亦神也

申言之云仁瑞也者此即用修母致子之義正義云五
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
致此瑞毛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
水官廢龍不生得彼言臣修水職致東方龍則毛與左
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修母致子應也爾雅釋鳥鳳
其雌皇說文鳳皇其雌皇一曰鳳皇也疑許據爾雅
下無鳳字故以鳳鳥為鳳皇別名然其雌為皇則鳳
與傳義同也爾雅釋文引義疏云雄曰鳳雌曰皇一名

鷗其雛名鸞鸞或曰鳳一名鸞鸞傳訓翾翾為眾多箋
云翾翾羽聲也鳳皇往飛翾翾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
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
時鳳皇至故以喻焉案此箋申傳也翾翾本為鳳皇之
羽鳳皇飛則其羽必眾多又不專指鳳皇矣韓詩外傳
黃帝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
于東階西向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園集帝梧桐倉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于
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鳳蔽日而至即說文所謂鳳飛
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是已正義乃引尚書皋
陶謨鄭注尚書中候以鳳皇來必眾多似不若箋說為
備○王注楚辭九歎諫諫盛多貌此云猶濟濟者亦盛
多之意爾雅諫諫濟濟止也郭注云皆賢士盛多之容
止說文諫臣盡力之美竝與傳訓同思齊傳云媚愛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諫諫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疏傳讀與附同箋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

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葦葦

也鳳皇鳴也臣竭其力則地

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

說文云梧桐一名櫬一名梧

桐釋山文郭注云旦即見日朝陽

雅釋山文郭注云旦即見日朝陽

生山岡大平而後生朝陽

連及之義也周語周之興也

之脊平會子天圓篇云鳳皇鳴矣

故鳥鳴聲鳳皇亦鳥也傳意承鳳皇

兼喻君德盛下句
申明其鳴盛之所致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者釋葦
葦葦句云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者釋雖皆皆句
臣竭其力天下和洽亦互詞箸義也爾雅藹藹葦葦臣
盡力也唯唯皆皆民協服也郭注云梧桐茂賢士眾地
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與疑
此藹藹乃葦葦之誤景純即本毛傳為解也箋以上句
兼喻君德盛下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傳閑習也行中節馳中法傳以釋經之閑馳上錫君子

皇矣同詩者志之所之也傳以獻詩陳志釋經之矢詩

其義也歌樂工師樂人譜諸樂歌為鑒戒之也詩異

詩二

義云傳意言王能用賢則在朝公卿皆賢人吉士使之
獻詩陳志遂為工歌令蒙賤賦誦以為鑒戒矣詩與首
章矢音同義故以不多為反辭言賢人多其陳戒自不
也箋誤解經矢詩為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
多為順辭疏又據箋此解申傳以不多為多謂王能用
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而公劉敘下疏謂此二
句乃召公自言作意為公劉河酌
卷阿三篇總結皆非經傳之旨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汙危也中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

慳不畏明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

小以懲大也慳曾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傳柔安也疏

傳訓汙為危箋汙幾也稽古編云危即近義鄭言幾正
申毛意非易傳也爾雅嗇幾裁始近也幾汙也幾幾危
汙轉互相通後箋云古人之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
傳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外威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此
皆以危為幾意昭二十年左傳注汙其猶鄭言幾也彼疏云杜以
幾其同聲故此詩李賢注亦云汙其也唯弟三章言京師
班超傳引此詩五章四章皆言中國唯弟三章言四方皇矣
非有異也○詩五章四章皆言中國唯弟三章言四方皇矣
故知中國為京師也又弟四章言四國此言四方皇矣
傳四國四方也京師為中國故四國四方為諸夏也長
發傳云諸夏為外苕之華箋云陵苕之榦喻如京師也
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華箋云諸華衰則黃猶諸侯
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此箋亦云京師者諸夏
之根本僖二十八年左傳釋詩云不失賞荆即是施寬此解
昭二十年傳云施以南子泰族篇內順而外寧內順解惠
此中國句外寧解以綏四方句竝與傳義同○縱當依
左傳作從箋以聽釋從其字不誤也說文云詭責也詭
人之善即隨人之惡詭隨疊韻連語傳雖分釋而義
也謹慎也詩五章每章皆以詭隨寇虐作對文傳云慎

小以懲大也者慎小謂上無從詭隨二句無良即是詭
隨以謹即是無從也懲大謂下式遏寇虐二句無良失其
五章總釋也解者以慎小屬詭隨懲大屬無良失其
矣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有糾發忠上疏曰臣聞
位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有糾發忠上疏曰臣聞
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
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慮也案忠言欲禁
盜賊必先慎微引詩上二句以為謹小慎微之漸最合
傳意文王傳云遏止也潛曾節南山同說文替曾也从
日兢聲詩曰替不畏明是許所據毛詩作替今節南山
十月之交雲漢皆作潛非古矣釋文作慘或依左傳改
也明猶法也漢皆作潛非古矣釋文作慘或依左傳改
之左傳釋詩云糾之以猛也傳云懲大即本糾猛之義
懲亦止也○柔釋文作揉柔皆訓為安柔與保疊韻故訓
凡柔嘉柔惠輯柔作柔柔皆訓為安柔與保疊韻故訓
相同能讀為而漢督郵班碑作安遠而邇古如而通中
遠謂四方邇謂中國邇近也言安遠方之國而使與中
國相親近也邇中庸云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即其義解者
竝以柔遠能邇對文非是尚書堯典柔遠能邇蠻夷率

服顧命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文侯之命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皆謂安遠也定亦安也左傳引詩云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此正取和遠之義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傳休定也逌
合也無縱詭隨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傳愔愔

大亂也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傳休美也疏息也定息同

義爾雅釋言休戾也戾亦定也釋詁仇合也古逌仇聲
通箋云合聚也說文云逌斂聚也○說文愔愔為連縣字今
也詩曰以謹愔愔段注云愔讀如民愔愔為連縣字今
誤作愔音呼昆切則與愔無別矣案說文言亂謂昏亂
也正用傳訓今傳文衍大字不可通箋愔愔猶謹謹也
謂好爭訟者也亦申傳亂字之義俾當作卑下同休美
破斧同此休與汔可小休不同義凡一
章中用韻有字同而義不同者是其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傳息止也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

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傳慝惡也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疏息止殷其雷葛生浮游

中所行不得中正然則以謹罔極猶首章云以謹無良

耳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修慝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修慝與是慝為惡也庸柏舟傳慝邪也惡邪義相近

管子權脩篇云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

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

昭二年左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

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忠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

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傳云求近德本左氏說有為語助之詞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愒息泄去

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眾厲

危也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戎大也疏惕訓息小愒猶

云息止也泄者滌之假借字說文玉篇云滌除去也私

列切箋泄猶出也發也鄭以泄為拙義得相通醜眾厲

危正義云謂眾為惡行以為危者也箋厲惡也危惡義

相近無卑正敗箋云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

訓大弘亦大也節南山傳弘大也小子席厲王也

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傳賊義曰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傳繾綣反覆

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疏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

良即賊義也左傳言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其下

即引詩惠綏為施寬之政此章之無有殘即首章之所

謂綏也繾綣猶展轉反覆猶反側廣雅云展轉反側也

詩二十四

欲好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
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為
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玉矣

板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疏

凡周公之胤畿內國入為王官續
漢書郡國志河內郡共有汎亭劉

昭注云凡伯邑今河南衛輝府
輝縣西南有故凡城即其地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傳板板反也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靡聖管管

不實于亶傳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

諫傳猶圖也

疏

峻板古作版後漢書董卓傳論注文選劉
峻辭命論注引詩作版版傳以反詁版

版此單字釋經疊字之例爾雅版版僻也僻禮記注作
辟辟與反義相近蕩傳上帝以託君王也兩傳義同傳

先釋版版後釋上帝此倒句也版版上帝與蕩蕩上帝
句法相同瘁禮記緇衣引作瘡爾雅瘡病也本又作瘁
韓詩外傳云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引
詩作瘁後漢書李固傳引詩亦作瘁云刺周王變祖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話當作語依字從言故善言
曰話抑慎爾出話傳亦云話善言也說文云語會合善
言也然猶是也話傳亦云話善言也說文云語會合善
其所合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謂不然而也猶訓道為道
不遠者言其所行之政令不能遠也孟子盡心篇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所謂不
遠也管管疑當作憲憲廣韻二十四緩引詩傳云憲憲
無所依是灋言所據詩傳作憲憲箋云王無聖人之法
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案鄭言以心自恣則其字作從心
憲不作從竹管與毛傳無所依之說正相成也說文憲
憂也玉篇廣韻憲憲憂無告也今爾雅作懽懽憂無告
懽懽乃灌灌之異文不應訓憂無告當依希馮灋言所
據爾雅作憲憲無告與無所依義本相通直誠祈父同
箋云不能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爾雅猷猷圖
也猷與猶同上文為猶與出話對文猶訓為道此承靡
聖不誠而猶訓為圖傳蓋緣文施訓也常棣傳云圖謀

也諫假借字作簡成八年左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
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杜
注猶圖也襄二十八年傳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
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

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疏方有也然

無是也憲憲即軒軒之假借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致同
輕憲同軒言武之坐右邾至地左足則軒起也鄭注憲
讀為軒又內則注軒讀為憲此憲軒聲通之證竝與傳
欣欣之言軒也蹶訓動猶擾亂也此詩之蹶與野有夙麇
之感采芑之蠢苑柳之蹈傳皆訓為動竝有擾亂之義
縣傳蹶動也義攸別荀子解蔽篇辯利非以言是則謂
之詘楊倞注詘多言也詩曰無然詘詘說文口部咄多
言也引詩作咄咄之假借字孟子離婁篇詩曰天之方
泄泄乃咄咄之

然泄泄者猶杳杳也孟子以杳杳釋泄泄又非禮
王之道者猶杳杳也孟子以杳杳釋泄泄又非禮
義釋杳杳與說文多言之訓合傳義正本孟子也爾雅
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注云佐興虐政設教令也鄭箋
云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箋本爾雅而與毛傳
文異而義同國語所謂厲始革典也說見嘉定錢大昕
答問○輯和抑同新序禠事三作集洽合正月同洽讀
為協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正作協列女傳辯通篇亦
作協懌釋文作釋左傳及說苑善說篇皆作釋節南山
傳云懌服也服亦說也莫定皇矣同辭辭令也案此承
上句無然泄泄而言箋云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
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是也說苑子貢曰出言陳辭
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
者人之所以自進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管
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
懌蘇秦行其辭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
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
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傳寮官也囂

囂猶警警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傳芻蕘薪采者**疏**我凡伯自我也異事事異也爾女女

七年左傳荀林父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毛荀伯盡送其帑及其

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毛傳正用左說今字通

作僚大東作僚○囂囂為警警之假借字此其證爾雅

囂囂韓詩作警警韓用本字毛用假借字此其證爾雅

敖敖傲也潛夫論明忠篇引詩作敖敖敖即警之省說

文警不省人言也重言曰警警箋云女反聽我言警警

然不肖受楚辭九思令尹兮警警王注云警警不聽話

言而妄語也維服勿以為笑言我言有可說之道無為

亦為說我言維服勿以為笑言我言有可說之道無為

笑也○笱曰先民見小旻邢傳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

賢人也傳文芻蕘薪采者釋文荀子大略篇引竝有

楊雄羽獵賦潘岳馬汧督誅楊注荀子大略篇引竝有

也字哀十四年公羊傳然則執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

則微者也徐彥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周禮小司寇致

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云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

謀及庶人

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詭詭然喜

樂也灌灌猶款款也躑躑躑貌匪我言耄爾用憂詭多

將焞焞不可救藥**傳**八十曰耄焞焞然熾盛也**疏**傳云

然喜樂下也字今補喜亦樂也詭樂聲同曲禮大夫七

十自稱曰老夫鄭注云老夫老人稱也引春秋傳曰老

夫耄矣說文權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或作款楚辭悃

悃款款王注云悃心志純也今詩作灌灌假借字毛意灌

讀為權權與款聲同古曰權權今曰款款此以今語通

古語也皆是懇誠愷切之意而與憂無告一訓無涉說

則三家詩有作唵尹者為本字而爾雅毛詩殷屎為假
 借字不有說文而殷屎之為本字不明矣采叔傳云葵揆
 也揆者度也○蔑之為無猶微之為無靡之為無莫之
 為無皆取雙聲為訓潛夫論敘錄蔑作末同甫田傳茨
 積也資與茨通財積財也積財謂之資與說文積禾謂
 之積同意無財言無積畜也師眾也說苑政理篇相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仁和孫
 志祖云按相當為喪字之誤或引三家異文詩攷失載
天之牖民如堦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傳牖道也如
 堦如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
 從也**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傳辟法
 也疏牖者誘之假借野有夙鷹傳誘道也說文誘或羨
 吹箴有相和之義璋藏諸侯圭藏天子有相合之義取
 攜甚便有必從之義箋云王之攜即冢上取攜句益猶加
 而從之如此此申傳說也○攜即冢上取攜句益猶加
 也無益者言無有加乎民以起下牖民孔易句孔易傳

所謂必從也韓詩外傳五及禮記樂記篇引詩皆作誘
 韓詩外傳云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
 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
 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
 非虛辭也辟法雨無正同無自立辟即無是憲憲泄泄
 也宣九年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亦為邪辟之世不可
 自為立法
 傳義同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傳价善也藩
 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榦也懷德維寧宗子

維城
 傳懷和也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疏正義云价善釋
 也從人介聲詩曰价人維藩維藩與下維屏同義故傳
 云藩屏也師眾也將仲子傳牆垣也垣牆同訓大師為
 牆此即眾志如城之意荀子君道篇故君人者愛民而
 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此之謂也荀意以价人為士大師為民傳義當然也
 俗本荀子作介漢書諸侯王表亦作介大邦維屏與萬

詩二十四

邦之屏句法同桑扈傳云屏蔽也國策秦策周天下之
 宗室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對王子曰王子汝將為
 天下宗乎荀子疆國篇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
 下者之世也執藉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正論篇聖王
 之子也大宗之室是天子亦稱大宗故傳謂王者為天
 案宗室大宗之室是天子亦稱大宗故傳謂王者為天
 下之大宗翰榦桑扈文王有聲高同說文榦本也文
 王傳本大宗也○傳訓懷為和與皇皇者華同常棣傳
 云九族會曰和此其義也寧安也宗子羣宗之子也僖
 五年左傳晉侯使士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
 焉夷吾諱之公使讓之士薦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
 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昭六年宋逐華合比
 華亥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也昭六年宋逐華合比
 何有亦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也昭六年宋逐華合比
 畏女其畏哉左兩引詩竝以宗子為羣宗之子矣逸周
 書皇門篇我聞在咎有國誓王之不綏于邴乃維其有
 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
 王國王家祭公篇維我後嗣有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
 案并當作屏周書宗子與詩義亦合斯此也無獨斯畏
 言無獨以此畏也此者承城壞而言諸侯王表言周封

國制全引此詩以為親親賢賢褒表
 功德或用魯說而與毛義大指相同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傳戲豫逸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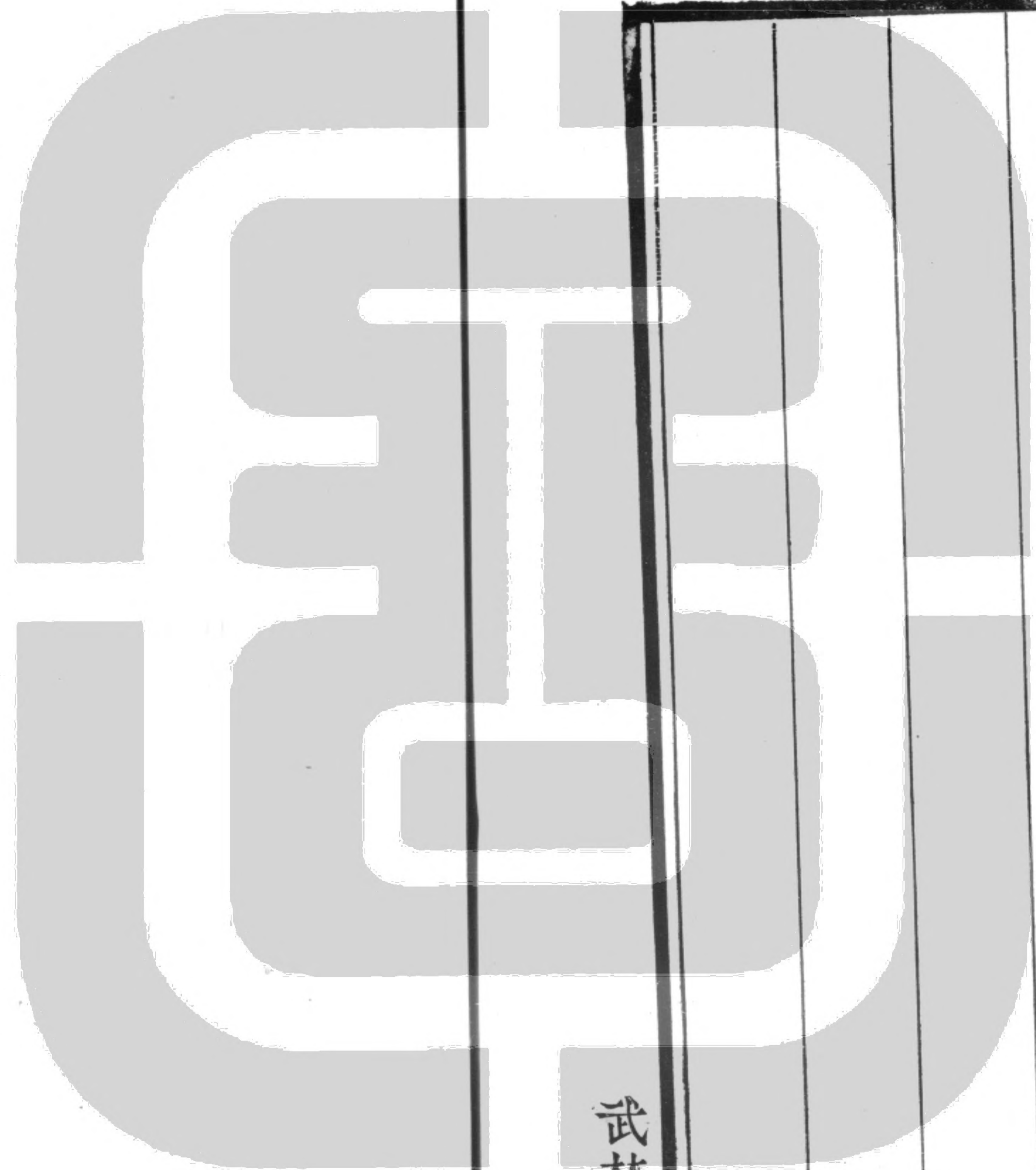
也馳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疏昭三十二年左傳引詩

即不也清廟傳以不字釋無字豫樂也逸豫是戲豫之
 意自恣是馳驅之意自古詁字淮南子主術篇所以禁
 民不得自恣高注云恣放恣也○王讀與往同此謂假
 俗也賈注吳語云王往也本傳訓也往亦出也且訓明
 昊天曰旦猶昊天曰明耳游有流義故訓行衍釋文作
 羨羨有餘義故訓溢詩中爾字皆指助厲王者言此二
 爾字當同則昊天亦以託
 厲王矣出往行溢義未聞

卷二十四終

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鐫



卷之三